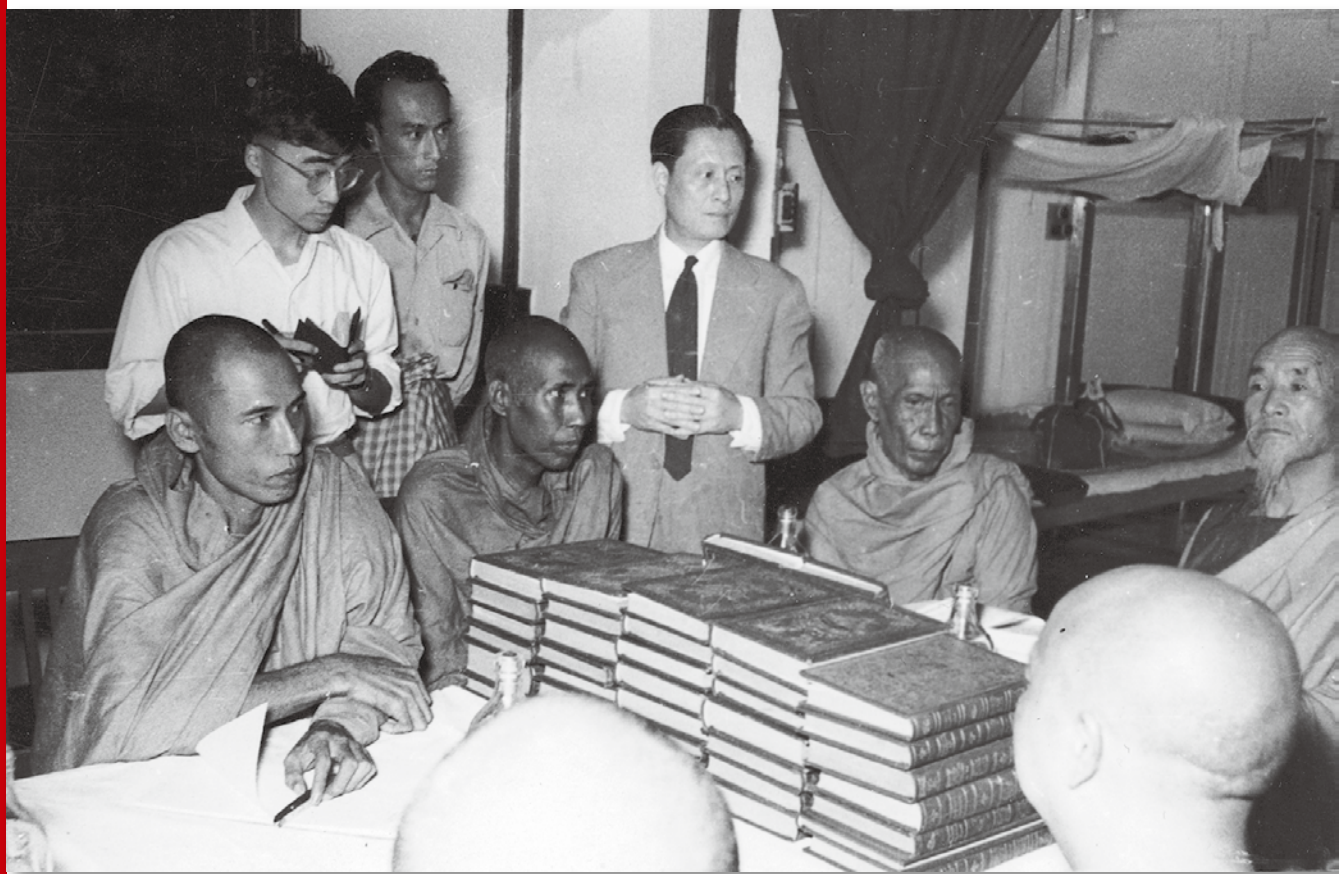


赵朴初研究

二〇二一年 第一期 总第五十四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皖 L08-015



编印单位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赵朴初研究 ZHAOPUCHU YANJIU

二〇二一年 第一期 总第五十四期

编印单位：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高山仰止
太湖澄光

纪念赵朴初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庚子秋月于东京 柴绍良敬书



柴绍良，安徽省太湖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副政委，中将军衔。

『无尽意，意无尽』——赵朴初诗词名家书法作品展『选登』

赵朴初先生在日本遗迹



京都比叡山延庆寺赵朴初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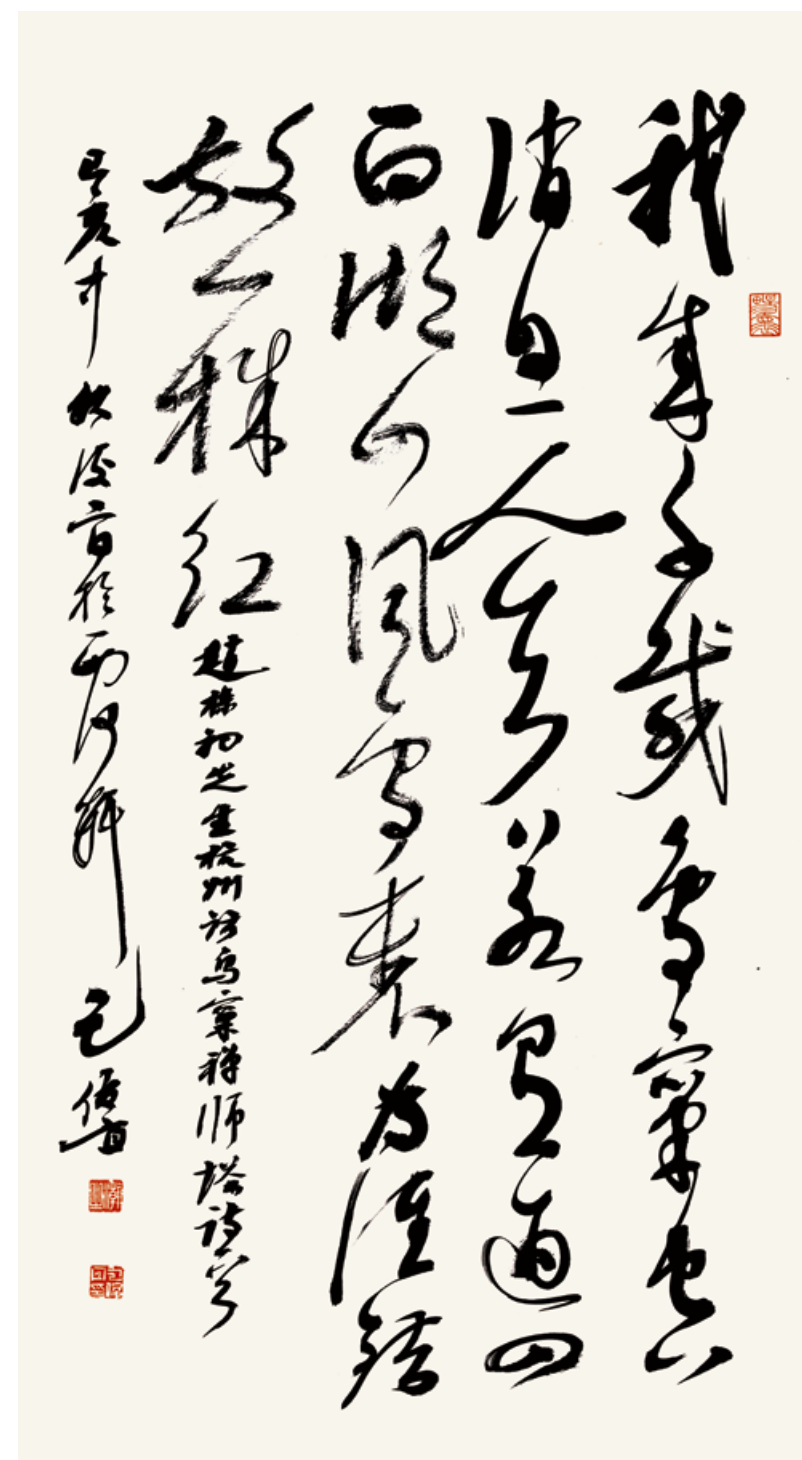
赵朴初题名的奈良药师玄奘三藏院



奈良唐招提寺赵朴初诗墙



奈良唐招提寺赵朴初居士纪念碑



包俊宜，1955年生于贵阳，198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主席。

『无尽意，意无尽——赵朴初诗词名家书法作品展』选登

知恩报恩

余世磊

县委机关前一条马路，往东便断了。那里有一口较大池塘，池塘边有若干机关职工的住宅。野塘无人管，塘水很浅，周围被人辟成了菜园。每至傍晚，人们浇肥种菜，气味难闻。

记得很多年前，有关部门贴出告示，要迁走这里住户。县委统战部司机老方是其中的一户，那时经常坐他的车出差，听他对此有些不满，说是政府和开发商要利用这块地皮，搞房产开发，赚取更多的利润。我个人认为，搞开发可以，但不可伤害百姓的利益。

据说，费了些周折，最终包括老方在内的住户全部拆迁了。实际上，拆迁后，那地方，并未被用来搞房产开发，而是接通了那条断头马路，对那口大塘进行了全面整修，清除了原来那些杂乱的菜园，砌塘岸，铺小路，配上露台、小亭、曲廊、卫生间，植以各种花木，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公园。

小公园离我家，不过两百余米。每天晚饭后，我去那里走走路，活动活动身子。沿着岸边小路走一圈，刚好五百步，每天走上八圈左右。来此走路、跳舞的人甚多，颇为热闹。早晚有景，四时有花，颇有“小园香径”之意境……

马路打通后，汽车来来往往，往城东走，方便了许多。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惠民工程。对于我们周围的住户来说，更是受益良多，有了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

我从内心，我们也都应该从内心，真诚地感谢这事的决策者、建设者们，我们在享受着他们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想起赵朴老给中国佛学院所题的校训“知恩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认为：“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这四种恩的父母恩、国王恩（国家

恩）、三宝恩都不难理解，而众生恩，往往就难以被人知晓和理解，更谈不上去报答了。众生者，社会上的每个人。是难理解：那些人我不识，与我毫不相干，他有何恩于我？我凭什么要去感他的恩呢？

我上面说的事情，也许能让我们对这众生恩有所理解。推而广之，我们所住房子、所穿衣服、所食粮食、所行道路、所享受和占用的每一件东西，无不是别人劳动所创造，故我们要感恩。有人说，房子、衣服等我付出了钱购买，须知钱不过是一种价值的交换，对别人的劳动还是要尊重和感恩。而还有多少我们不曾花钱的享受和占用，像阳光、像雨露，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感恩，而这些往往被人忽略、忘记。

佛教所谓众生，除人之外，还包括一切动物。每种动物都在生物链上，维系着环境生态，同样有恩于我们。

赵朴初还经常摘抄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赠人：“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以同样的力量来报偿我领受了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常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们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进一步解释了对这种众生恩的理解。

我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服务于他人。我们也在施恩于他人，或者说，以这种方式报人之恩。我们特别应该知这种恩，然后，怀着一颗真诚、惭愧之心，以努力、认真的付出，以尽量少的索取、占有，来报答这种恩。

佛眼阅世，确实别有深意。县委前那条大道，一直向东，不知何人取名，叫作普贤路。那个小小公园，似还无名，我给它取个名字，就叫知恩园，如何？

卷首语

赵朴初研究

余传明题

余传明，1944年生，太湖县寺前镇人，
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热爱并学仿赵朴初
书法，曾多次受到赵朴初接见和指导。

学术委员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杨曾文 楼宇烈
主任：黄夏年
副主任：周德义 袁家跃 黄复彩
成 员：
王志远 王丽心 王国良 韦大伟
方锡球 尹文汉 伍先林 刘麒子
李万进 李敏生 杨 海 吴怀东
谷 卿 邹 相 张 宇 张启兵
范文丽 范殷铭 林 峰 金易明
赵劲松 姚彬彬 倪 强 徐玉成
黄惠菁 董 群 景 伟 智 及
释圣凯 释净因 释般若 魏道儒
谢 华

编委会

顾 问：
赵 雯 释演觉 释圣辉 释觉醒
释宗性 郑牧民 刀述仁 全柏音
吴国平

主 任：李和平
副 主任：章 松
成 员：
赵 广 王爱萍 张时民 释慧庆
释智文 释圆藏 赵福南 史向前
殷书林 李仁强

编辑部

主 编：殷书林
副 编：詹晓华 余世磊(执行)
郭 兵
编 辑：张晓松 石德润 王 俐
发 行：马希萍 朱世玉
装帧设计：黄 崑
编印单位：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 址：太湖县普贤路6号
邮 编：246400
电话传真：0556-4160478
网 址：<http://www.zpcyjh.com>
E-mail：zpc4160478@163.com
法律顾问：奥肯律师事务所
发送对象：有关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本会会员
印刷单位：合肥鸿宇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1年3月29日
印 数：1200册

目 录

卷首语

- 1 知恩报恩 / 余世磊

旧踪宛在

- 4 献给新中国 / 【锡兰】维·斯·阿努莫干 作 赵朴初 译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栏

- 8 赵朴初与“孤岛”中的红色出版社 / 谢 华
17 解密赵朴初工龄 / 胡文飞

无尽论坛

- 24 赵朴初“片石”晚号溯考 / 曹杰友
32 赵朴初与西泠印社的跨世纪情缘 / 郭 兵

诗书留芳

- 37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二十九） / 李 斌

永怀之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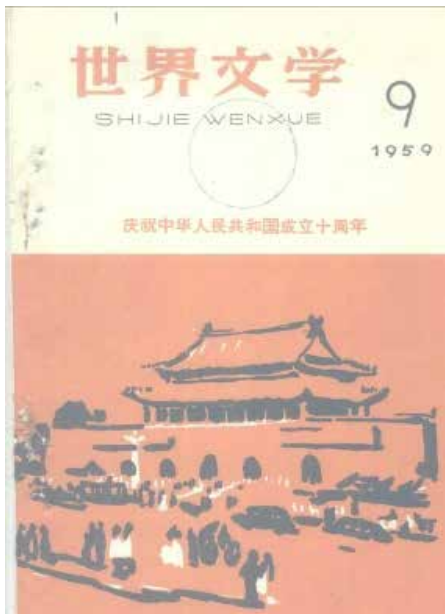
- 46 好题目和好文章 / 王志远
58 赵朴初与荣宝斋 / 米景阳
61 赵朴初墨宝在衢州 / 汪东林
64 诗情墨趣 蔼然仁者 / 赵锡纯
68 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读《赵朴初文集》有感 / 都旭超
“赵朴初与中华名山大寺”之十五
70 踵武樊师功德多——赵朴初与大慈恩寺 / 李 暖

花落水流

- 76 一生至友 两世婚姻——赵文楷与李声浩交往考述 / 石德润
57、80 诗四首 / 蔡浩彬 阙新兰 刘 晓 蔡万霖

献给新中国

【锡兰】维·斯·阿努莫干作 赵朴初译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朴初遵照周总理指示，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因缘，积极开展与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以民间友好促进正式邦交，推动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赵朴初数次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与锡兰政治界、佛教界、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掀起了中锡友好的高潮。1957年，中国与锡兰正式建交。1958年，锡兰泰米尔文著名学者阿努莫干在锡兰共产党庆祝新中国国庆九周年大会上，深情吟诵了一首诗《献给新中国》。赵朴初看到这首诗的英文打字稿，深为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日益提高而感到骄傲，觉得这首诗也表达了他对祖国的赞美之情，便把这首诗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59年《世界文学》第9期上。

1920年，赵朴初从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东吴大学，接受了较好的英语教育，熟谙英文，曾翻译过少量文学、佛学作品。

啊，惊心动魄的汪洋大海呀！
随着滔天巨浪的节拍，
吹来了雄偉的歌声：
“創造奇迹！掌握速度！
要更高更高的速度！”

奇迹和歌声一起出現。
大江，田野和山岳，
在人們的手里俯首貼耳，
沙漠都变成了綠洲。
城市、工厂，一座座湧現，
地下的宝藏和机器一同歌唱。

在我們的祖国，今天，
正面临殘酷的冬季，

啊，一股温暖人心的呼吸，
吹到了我們的身边。
我們也要唱，唱春天的希望，
唱海的潮汛！唱速度！

从阴暗的浪谷騰起巨龙的脊梁，
掀起了憤怒的波濤！
千万重浪头奔騰怒号，
，滾开去，冲走它，冬天！
粉碎，这个冻结的日子！
我們要这样的速度！
要更高更高的速度！

化水的声音正在击鳴。
春天就快要来到。
(作于1958年11月18日)
适 夷譯

献給新中国

(錫兰)維·斯·阿努莫干*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澎湃着坚决的自由呼声，
实现了人民的梦想，
一个新国家从痛苦中誕生！

勇敢的国家啊，你拥着古文化的崇高宝座，
你照着佛陀的道路生活，
我們向你敬礼，为着你的奇功，
你一下就赶走了过去的怠惰！

* 阿努莫干是錫兰泰米尔文著名學者。这首詩是去年他在錫兰 共产党庆祝我国国
庆九周年的大会上用泰米尔文写成朗誦的。这里是根据英文打字稿轉譯的。

荣誉的国家啊，你把大地造成了天堂，
光荣归于你，你的侠义的热肠，
你的伟大的力量，
征服着贫乏和贪婪的欲望！

豪迈的国家啊，你的新生活，
获得了纯洁和平的辩才天女①的赞许，
也获得了苏联的赞许——在那里也消灭了榨取。
祝福啊！所有国家都成为你们的伴侣！

让西方帝国主义的希望象落叶扫地，
让东方理想的太阳光辉胜利，
一个国土上最美好的幸福啊！
它是英勇战斗的工人们创造的。

第十个年头了，无与匹敌地屹立着，
坚定，友好，宽大，亲爱的人民中国！
她正在热情地招呼；让我们在锡兰，在这个角落，
也仿照她的榜样，来赢得欢乐！

赵朴初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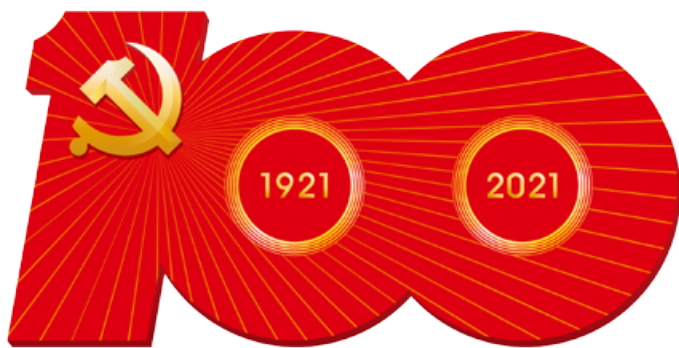
十三陵的水

〔安哥拉〕克鲁兹*

过去，	噢，十三陵的水呵！
十年象一百年似的难熬！	你象人民一样受尽了苦难。
在剥削者双手合成的荒凉山谷里，	
在山一般重的压迫下，	今天，
散布在整个国土上的人民，	一年的成就抵得过一百年！
贫困又悲惨。	巨大的山谷，

① Bharat, 女神名，汉文佛经译为“辩才天女”或“妙音天”，有最美妙的声音和言辞。

* 克鲁兹是黑非洲安哥拉的诗人，我刊今年一月号和四月号已介绍过他的诗。《十三陵的水》是作者去年十一月访问我国时在武汉大学即席朗诵的一首诗，原为葡萄牙文，由安哥拉另一作家安德拉代口译成法文，再由胡克敏同志译成中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编者按】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赵朴初早年就了解中国共产党，极为敬重党的政治主张。在民族危亡时刻，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赵朴初义无反顾地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站到一起，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展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高尚情操。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他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被誉为党的亲密朋友，受到党的高度信任和评价。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为总结、研究赵朴初与党的亲密合作及对党的忠贞不渝，特别是借鉴赵朴初为党的事业发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本刊在今年特开辟本专栏，欢迎来稿。



赵朴初与“孤岛”中的红色出版社

谢 华

赵朴初与大众出版社的主要成员

1920年春，13岁的赵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预备班，后以优异成绩入东吴大学。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赵朴初被推选为所在学校援沪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期间因曾参加“五卅”游行一事，受追查，到同学梅达君家避住。

梅达君(1908-1993)，名光庾，安徽宣城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博览群书。1922年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书。1926年秋考入东吴大学本部研读政治经济系。当时他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广大劳苦民众遭受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愿。在学校期间，他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经常向同学赵朴初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宣传民主政治思想与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

1930年秋，梅达君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不久，他来到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并以上

海慈愿难民收容所主任、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主任、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也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赵朴初也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他们时有往来。“九一八”事变后，赵朴初在和梅达君接触中，理解到民族危机的关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他在净业社读楞严、法华、维摩各种经典，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与佛教的慈悲心结合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在激烈的炮火弹雨中，大批难民涌入市区租界避难。

上海官民共同组织了“慈联会”，在仁济堂办公，开展难民救济工作。黄涵之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慈联会”主要成员，在慈善界很有号召力。而他的助手赵朴初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不仅造诣深厚，人也富于热忱，在沪上也十分知名。

赵朴初担任“慈联会”下设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负责难民收容工作，先后组成收容所50多个，收容难民50余万人。许多共产党员，都在难

民所得到过掩护。上海地下党遵照党的华东局指示，来到难民所工作，如焦明、朱启銮、周新民、诸敏等。这些共产党人勇担大义、勇于牺牲的精神，深得赵朴初赞赏，成为合作紧密、友情深厚的挚友。

赵朴初曾回忆道：

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

后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赵朴初以大智大勇，将一批批青壮年难民送往皖南、苏北的新四军。

陈国权（1916—1942），初名冠球，曾化名陈明、莫明，笔名C。出生于江苏海门原汤家乡崇海村的一个贫苦农家。

陈国权幼年丧父，依靠母亲种地和帮人家做针线、打短工来维持生活，到了陈国权可以入学的年龄，慈祥的母亲又节衣缩食送他到汤家镇小学读书。1933年，为减轻老母负担，他到上海“鸿文书局”当练习生，同时利用工余时间，到一个进步团体举办的夜校读书，不断丰富了知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书店老板怀疑他参加革命活动，怕受株连，阻止他去上夜校，陈未予理睬，结果被辞退。1935年，考入生活书店，在进货科工作。进

店后，工作勤勤恳恳。他利用在书店工作之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其它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1936年下半年，陈国权在上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从1938年初起，陈国权和方行同在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读书，并负责“同学会”工作。陈国权态度和蔼，待人真诚，善于做团结工作，不为艰险，把党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处处以身作则，对方行的教育尤大。时年，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王任叔、张宗麟等在上海创办“复社”，利用各种阵地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参加救亡活动。不久，陈国权被党组织从生活书店调到“复社”，协助张宗麟做发行工作。后任“复社”党组织的负责人。

在大众出版社停顿前后，组织上派陈国权回沦陷了的故乡海门，参加当地武装斗争。早在1938年夏，组织上派王进（玉珑）去南通、海门、崇明、启东地区，参加瞿犊同志所率的抗日部队。敌后游击战争捷报频传，声威大震，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也使反动派无比恐惧。1939年初，当地的顽固派武装突然将瞿、王两位同志暗害，弃尸田野，惨不忍睹。噩耗到沪，舆论哗然，激起了广大群众无比义愤，各界人士在报纸上纷纷要求制裁顽固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罪行。为了坚持团结，继续抗战，组织上即派陈国权同志前往瞿、王部队，任

崇明县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临行前，赵朴初、朱启奎、方行、梅达君等在一起与陈国权通宵长谈，依依惜别，不意这竟是最后一面成了永诀。

陈国权到崇明建立游击根据地后，



抗日战争时期的赵朴初



梅达君旧影



年轻时的方行和王辛南夫妇



朱启奎旧影



抗日烈士陈国权画像

一直坚持到1940年8月，率领游击支队回启东、海门，与新四军主力会师。以后，任如皋县县委书记，兼县团政委。1941年7月，调任启海两县中心县县委书记，兼县团政委。1942年11月下旬，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之际，于启东二厂镇附近，遭敌伪军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

红色文史专家方行，他念初中时因家贫辍学，18岁从常州乡下到上海，考取地方法院，担任录事。1937年春，参加抗日团体“救国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杂志动员青年到敌后根据地去。1941年底入党，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后又奉命返回上海筹建药厂，为新四军生产药品。抗战胜利后，从事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机要工作，他家所在的永乐村21号就是上海局秘密机关。同时，他还做党的经济工作，负责经营地下党的两家公司。

陈国权于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消息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方行才得闻其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修复了陈国权的被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坟墓。1984年，方行在海门的同志陪同下前往扫墓。到了墓前，发现陈国权和翟、王烈士合葬在一起。往事历历，勾起方行无限的思念之情。

大众出版社创建的缘起

1937年，赵朴初与上述参加救亡

活动的几位同志，彼此常相往还。有次，在“复社”负责发行工作的陈国权，忽然收到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几种书籍。在“孤岛”上精神食粮不足的情况下，能搞到这些书，真是如获至宝！由于得到的每种书，仅有一册，大家只能彼此交换着看。有时还各抒己见，交流读后感，往往谈得很热烈。

1937年的初秋，他们有次在交换书籍时，谈及现在很多进步青年迫切希望能读到有关党的政策、革命理论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等方面的书籍，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时朱启奎提议，何不从所读到的这些书里，选择若干种，筹组个出版社予以印行，使广大的读者们都可人手一册呢？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可是资金从哪里来？梅达君表示，集腋成裘，大家分头去设法，不难筹得。对于至关重要的印刷问题，就请具有这方面经验并富开创精神的陈国权提出具体办法来。

经过一、二个星期拼拼凑凑，共筹到了一百元，陈国权认为可先周转起来，至于如何进行需约个时间共作研究。赵朴初是“忙人”，他挤出时间约大家在功德林素菜馆聚餐时详谈。那时赵朴初刚三十出头，在他们中最为年长，学识最丰，大家对他很尊重。他在主持上海市的难民救济工作时，常与从事慈善事业的老年社会名流打交道，大家也就亦庄亦谐的称他为“朴老”，他则一笑处

之。陈国权即席先提出：一百元先去买纸，印刷所已接洽过，承那里的熟人支持，同意先排印，出书后付钱。但有两个问题，要大家考虑：一是我们均有工作，只能兼顾，必须有个专人跑印刷所及负责会计等事项；其次要找个办公地点，外界有事可来接洽，我们亦可在那里碰头。大家觉得这些问题的确需解决。朱启奎和梅达君就介绍了他们的朋友席同志（名不详），说此人极可靠，可来担任这项工作，每月只需酌付些车马费便可。一切都谈得很顺利，于是，在“孤岛”上突然而起的一个印行革命书籍的



位于上海吕班路（今重庆路）西门路口的过街楼上的大众出版社社址。

秘密出版社，当场宣告成立了。稍后才租到吕班路（今重庆路）西门路口的一间过街楼上作为社址。

大众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种类

出版社应出些什么书，亦是在宣告成立时选定的。1937年12月初，第一本《毛泽东论文集》出版，之后一本本



陆续印成，计有：

1.《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凯丰著，此书原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因政治环境关系，故意把“抗日”两字略去。

2.《论政党》，原名《马恩列斯论证党》，由于同样的原因，把“马、恩、列、斯”四字略去，而冠以四人的头像，并将《中国共产党党章》《苏联共产党（布尔雪维克）党章》及《共产国际章程》作为附录，在书目上只含糊其辞而未详列。

3.《中国现代革命史》，原书无存，延安中国现代革命史组编。

4.《陕北红军全貌》，余后编译，张学良钟情的红色书籍。

5.《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赵文华编著，内含《红军大会合》等6个篇章和特载《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它实际是《二万五千里》摘录本。

6.《游击战争》，朱德等著，原书无存，但在《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后有出版预告，内容包括“概论”、“政治工作”、“战略与战术”、“经验与教训”四部分，并有说明：“君欲回老家去，打吗？请携带或熟读这一本血和肉砌成的《游击战争》，它不但总结了十年来内战的经验，而且解答了一年来抗战中实际上所发生的问题”。为了转移敌伪视线，随手拈了个“顽强社”为出版

社的名称。

以及《西北战云》，范长江著；《红旗下的中国》，斯诺著、赵文华编译；《苏联红军新战术》，强伯玉著；《未来日俄大战的展望》，谋公著，及其他红色书籍。

上述各书，从封面设计到书籍的内容简介以及出版前的新书预告，均出自陈国权之手。他勇于负责，白天在“复社”工作，已极辛劳，晚上还常常谈笑自若地到过街楼上来“加班”，有时直至深夜。他对工作积极认真，实在令人钦佩！

关于发行工作，每种书出版后，除分送进步书店出售外，主要是通过各救亡团体，稳妥迅速地传递到读者手里，使他们能及时读到这些出版物，对此，读者感到很满意。但不久就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敌伪方面也来了压力，他们加紧搜寻出版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过研究，决定改变斗争方式，1939年四五月间，即“甫逾半载，而被迫停顿”。可是许多书款，此后好久才陆续收回。这时曾协助该社工作的王大中（金子明），韩述之（张钢）同志，得到一本博古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是“孤岛”上读者所闻名而尚未看到的读物，他们提议利用所收回的书款把它印行，但与排印所需之资相差很大，后得周墨同志的资助，由王、韩两位同志分别校阅后，印成精装一厚册，改用“鸡鸣出版社”的名称出版，

这可说是大众出版社的尾声。

《毛泽东论文集》的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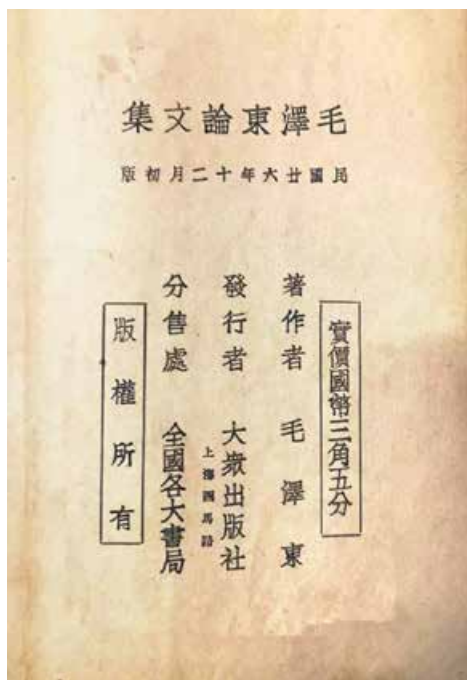
《毛泽东论文集》为32开，白报纸，平装本，共159页（正文157页，书前有2页“毛泽东小传”）。其封面右边印有毛泽东木刻头像，左边竖排红色书名。版权页在书名页的背面，印有：毛泽东论文集；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初版；著作者毛泽东；发行者上海四马路大众出版社；分售处全国各大书局；实价国币三角五分等内容。但没有告知具体印数。

此书收录了毛泽东1936年至1937年发表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文章、报告、谈话和书信共12篇6万多字。其中《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是毛泽东针对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及其战略上反对日本入侵的正确、系统的方针和办法而写的两篇文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是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和5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两次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



《毛泽东论文集》封面，1937年12月出版。



《毛泽东论文集》版权页。



日战争中的我们的主张——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是毛泽东1937年10月25日在延安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贝特兰采访时的谈话，回答了贝特兰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观点等；《论中国的抗日战争》《论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问题》和《论关于统一战线》，这3篇都是1936年7月至10月间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一些谈话内容，并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思想；《论抗战必胜》《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这两篇是1937年3月1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发表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意见，并提出了“抗战必胜”的响亮口号；《致西班牙人民书》《致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信》，是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分别于1937年5月15日、1937年6月24日写的国际信函，前者是对西班牙人民及其武装正与德、意法西斯入侵者进行战斗的赞同和支持，并为他们的“一切胜利欢欣鼓舞”，相信“他们一定会胜利的”；后者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以至世界要求同情援助中国人民对日战争的重要信件。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本《毛泽东论文集》，是一本关于抗日救国专集的“毛选”。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被选编入以后的各种毛泽东的选集、文集、言论集、选编、文稿和文选中，但

有的文章在章节和文字上有删改。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毛选”版本

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张其武拥有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经收藏界确认，在众多“毛选”版本中，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毛选”版本。

可能有人说《毛泽东论文集》不是《毛泽东选集》，“文集”和“选集”是不同的。所谓“选集”，是指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或计划，将作者成段或成篇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编选成册的集子。这本“论文集”中，选有毛泽东的文章、在会议上作的报告、与新闻记者的谈话，还有写给国际友人的书信，这也反映了毛泽东著作的主要文体。从上述来看，《毛泽东论文集》是一部完全具备《毛泽东选集》性质的“选集”版本。曾参与《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龚育之先生把1947年山东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列入《毛泽东选集》第三个版本系统，也是基于这种性质而确定的。龚育之先生是治学严谨的专家，他虽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前“毛选”分为“五个版本系统”，但他只是讲“各解放区先后”出版的，而没有包括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论文集》是在上海出版的，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当然也就没有包括这本《毛泽东论文集》了。龚先生还

说，他“只是根据文献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其他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有幸被龚先生言中的张其武收藏的这本“最早”的“毛选”比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还早近7年。目前没有发现1937年之前具有“选集”性质的“毛选”，只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笔者赞同龚育之先生的观点，希望民间藏书家和“其他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

存世极少的《毛泽东论文集》

目前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中宣部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国内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到1937年版的《毛泽东论文集》，更为可贵的是，该版《毛泽东论文集》里面的一些文章，在《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已经找不到。

为什么这些图书馆和有关工具书没有收藏和收录到《毛泽东论文集》呢？因为上海大众出版社是“秘密出版”的这本“革命书籍”，印数较少（书的版权页没有注明印数），又加上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过去一直宣传毛泽东是“共匪”头目，极尽污蔑之词，凡是宣传共产党、毛泽东和红军的进步书籍，都明令禁止和销毁。《毛泽东论文集》不仅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赢得全国人心的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正确主张，

而且还客观介绍了毛泽东生平的“小传”。1937年11月上海文萃社出版斯诺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并追捕译者汪衡。同年12月9日，中共领导的上海《译报》创刊号，从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中转载了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摘录。不久，《译报》为此而被上海租界查禁。那么，在同时同地出版《毛泽东论文集》，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的。因此，这部“毛选”版本传播极少，存世更少。

但到2011年，上海图书馆经过3年时间整理革命历史文献完成时，才发现有本1937年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查到《毛泽东论文集》和一批革命历史文献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激动地说：“上海图书馆藏着这些宝贝，甚至连很多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馆员都闻所未闻。”

现在该书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和镇馆之宝之一。

赵朴初为所留的“鸿泥”题跋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行处屡经抄家，大众出版社及其化名所出版的书籍，仅余两种了。1975年11月，赵朴初由京到沪，看望方行，他们彼此已十年不见，有如隔世重逢，不胜歔歔，回忆起当年在“孤岛”上白手起家办出版社的旧事，方行便取出幸存的两册，赵

朴初“重展斯编”，即于《论政党》的末页书跋，以致他们出版战线上所留的“鸿泥”：

一九三八年秋，陈明、方行、朱启奎、梅达君及余组织大众出版社印行革命书刊，甫逾半载而被迫停顿。顷来沪，方行同志出此书见示，距今已三十八年。陈明同志已于一九四二年在苏北抗日战役中牺牲。重展斯编，恍如隔世，爰题数语，以志鸿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朴初

上海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12月出版了《毛泽东论文集》，但1992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词典》中，“大众出版社”的词条却是：

大众出版社，1938年秋成立于上海。赵朴初、陈明、朱启奎、梅达君、方行等合办。秘密出版革命

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丰凯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恩、列、斯《论政党》等。因遭租界当局侦察搜寻而于1939年4、5月间停业。

该词书是由权威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出版界130多位学

者、专家编写的，并且有十几家知名的出版单位和图书馆参加，都没有发现《毛泽东论文集》这一版本。如果发现了193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这一“毛选”版本，就不会把“大众出版社”的成立时间说成是“1938年秋”了，而应是1937年底以前，编者也会在词条中以《毛泽东论文集》作为例证的。

赵朴初这笺题跋所写的日期虽是“一九三八年”，“大众出版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应进一步考证。但笔者建议，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出版词典》时，应依据193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的实物佐证，对“大众出版社”词条作相应的修正，以体现词书的科学和准确。（谢华，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成员。）



赵朴初为所留“鸿泥”题跋。

解密赵朴初工龄

胡文飞

一般地说，要了解普通人工龄并不是件难事儿，在相关部门查档就可以解决的。但对于赵朴初这样的伟人来说，按照上述办法显然行不通的。赵朴初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是伟大的爱国宗教领袖，尽管他已逝世二十周年，但是他的档案在当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都不会公之于众，所以要了解赵朴初工龄只得另辟蹊径，从公开的资料里去分析，求证，得出结论。

关于“工龄”一词，百度词条解释为是指职工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起，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或全部来源的工作时间。工龄的长短标志着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也反映了职工对社会和企业的贡献大小和知识、经验、技术熟练程度的高低。当然这种解释只是对当今劳动者有关工龄的简明扼要叙述，但从我们可以得知所谓工龄的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参加工作的时间起止；另一个即是劳动者的工薪报酬。既然赵朴初的工龄开始于哪一年是我们尚待求证的

未知数，那么赵朴初的工资报酬多少就成为解密赵朴初工龄的关键依据。如此说来，能找到赵朴初的工资条，就可以为我们求解提供密钥。

一、珍贵的第一张工资条

2012年，赵朴初文化公园从北京南小栓1号征得赵朴初工资条一张。这张编号为160号的纸条，长约8厘米，宽1厘米，现展陈于赵朴初纪念馆明月清风厅西墙上。这张面积不足8平方厘米的工资条保存的信息量甚多，既是朴老当时的收入证明，又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诸多客观反映，研读起来非常有意思，自然也非常珍贵。

该工资条两端各有一个圆孔，表格为间断性虚线构成，这是典型的针式打印机产物，说明当时国家机关已使用了电脑化办公。其时电脑尚属稀罕物，县一级还是手工记账和使用手工打印办公，而高校尽管开设了Basic语言，但非专业学生连触摸一下电脑的机会都没有。工资条计有23个子项，分别为：编号，



姓名，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其他补贴，物价补贴，副食补贴，独生子女，交通洗理，应发合计，房租，统筹，水费，伙食，保育费，卫生，工资税，国库券，汇款额，家具，实发工资，年月等。与朴老相关项为：编号 33043，这应是朴老在国管局工资单上的排名编号。其中：基础工资 40 元，职务工资 270 元，工龄津贴 20 元，其他补贴 140 元，副食补贴 7.5 元，交通洗理 4 元，应发合计 481.5 元，国库券 60 元，实发工资 421.5 元，发放时间为 1988 年 5 月。

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结构与今天相比迥然不同，特别是增加各种补贴的发放，诸如上面的副食补贴、洗理费补贴，这都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轨下的产物。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资紧缺，为保障职工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过速，国家只得采取向个人发放货币补贴力求达到平衡。同时，又向城市居民发放各种证券配套使用。如副食品券、布票粮票、煤球票、烟酒票等。国库券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公债，最早应于 1950 年为抗美援朝而发行，“文革”间一度中断，1981 年再度发行。国

库券发行遵循个人自愿原则，赵朴初一次认购 60 元，占当月工资比的 12%，数量还算不少。而这一年赵朴初共计认购国库券 350 元，几乎占一个月的薪酬。

该工资条显示赵朴初工龄津贴为 20 元。工龄津贴即为对参加工作年限按年发放的津贴，那么工龄津贴的计算标准又是怎样呢？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财务科 1992 年 9 月 4 日发给朴老《关于首长增发工龄津贴的说明》便笺，我们可以作进一步了解，其便笺文字有以下一段：“我科按照国发（91）74 号《国务院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龄津贴标准的通知》精神，经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查对决定，从 1992 年 1 月起，首长同志的工龄津贴从每年 0.5 元增为一元，工龄不封顶”。以上这段文字说明 3 个问题：一是 1992 年 1 月以前，国家公职人员工龄津贴是每年按 0.5 元计发；二是 1992 年 1 月以前，工龄计算年限会封顶，具体封顶年限尚不清楚；三是从 1992 年 1 月起，工龄津贴标准为每年 1 元；既然赵朴初的工龄津贴为 20 元，那么按上述标准计，则其工龄津贴是按 40 年标准计发的，

这是否就能够得出结论赵朴初工龄为40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封顶年限标准，如果标准大于40年则赵朴初工龄为40年无疑；如果封顶年限恰好为40年，则无法推算出朴老工龄开始计算的年份。

按照工龄封顶大于40年情况假设，则赵朴初工龄为40年。那么依据此工资条发放时间从1988年回溯40年则为1949年，这一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赵朴初年谱记载：“4月，到圆明讲堂向圆瑛法师宣传介绍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传递党的关怀；5月2日组织佛教徒在玉佛寺座谈，迎接上海的解放；8月担任第一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当然年谱记载很不完整，如李文杰日记就有：5月21日赵朴初与梅达君一道赴李文杰家，借用李处电话候听解放军即将进入市区消息；5月26日赵朴初与梅达君、张纪元在金门大饭店访从丹阳赶来上海办理军管会接收工作的黄逸峰、顾准、王纪华等同志；5月30日赵朴初出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在逸园大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这些细节就不一一枚举，总之在上海解放

前夕赵朴初冒着生命危险和上海地下党一道为解放军顺利接管上海做了诸多工作。随后又担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这段时间赵朴初所从事的工作足以成为有关部门认定的朴老工龄起点的依据。但由此一来产生的问题是，赵朴初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难道没被组织认可吗？答案是当然不一定。因为我们上述推论是建立在工龄封顶大于40年基础上的，如果是恰好是40年封顶，结果自然不一定相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收寻。

二、一张手抄工资单

2020年3月在整理赵朴初遗物时很幸运发现一张手抄工资单。这是一张极为普通的条格式信笺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街小巷商店都能买到的那种廉价信纸，纸的边缝连印刷厂家的名字都没有留下。上面的内容是抄写的赵朴初一个月的工资明细，从笔迹看应该是他的秘书或其他工资人员为他抄写的一份工资单。字为钢笔黑体字，工工整整，共有15行。第一行为朴老工资表6个字；第二行为应发数，2380.50贰仟贰佰捌拾元伍角；第三行实发数



2291.30 贰仟贰佰玖拾壹元叁角；第四行为应发数 2380.50 减房租 45.60 减工资税 43.60 等于实发数 2291.30；第五行为：其中，基本工资 110.00 元壹百壹拾元；第六行为职务工资 700.00 柒佰元整；第七行为级别工资 425.00 元肆佰贰拾伍元整；第八行为工龄补贴 61.00 元陆拾壹元整；第九行为职务补贴 230.00 元贰佰叁拾元整；第十行为专家补贴 100.00 壹佰元整；第十一行为服务员厨师自雇费 720.00 柒佰贰拾元整；第十二行为付食补贴 7.50 元柒元伍角整；第十三行为书报费 27.00 元贰拾柒元整；第十四行为合计 2380.50 元；最后一行是大写，贰仟叁佰捌拾元伍角。

与第一张工资条相比较，赵朴初的这张工资单的工资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一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的标准有了提高；二是增加了级别工资和职务补贴，服务员厨师自雇费、专家补贴、书报费，取消了其他补贴和交通洗理费；这一方面反映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增强职工工资水平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显示工资分配结构开始逐步转入正规化。这份手抄工资单没有发放时间或抄写时间信息，但从中我们欣喜地发现第八行清楚地显示赵朴初工龄工资为陆拾壹元，也就是说，按照前述的国家劳动人事部每

年补贴一元标准计算，赵朴初至该年工龄为 61 年。因为无法确定这是哪一年，我们不妨假设这是 2000 年也就是赵朴初逝世那一年的工资单。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赵朴初工龄为 61 年，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所有的公职人员中工龄能出其右者鲜有几人。熟稔赵朴初生平的人都知道，他曾以 92 岁高龄于 1998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全会上再次当选为副主席，在此任上继续工作两年直至去世。故赵朴初的职业生涯没有离休二字。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老，工作到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基于以上假设，以 2000 年为结点回溯 61 年即为 1940 年，这一年赵朴初 34 岁。赵朴初年谱记载这一年大事为：年初，难民工作基本结束，离开慈联会。出任上海佛教保婴院副院长，李思浩任院长；5 月受关綢之委托，筹划建立上海佛教净业孤儿院；6 月主持成立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任副院长兼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诚然年谱记载并不完整，但以上工作都属于慈善救济工作范畴，没有什么标志性工作与党组织有关，当然此说不是否认党对慈联工作的领导。由此看来，1940 年说依据显然不足，也许这张工资单发放时间并不是 2000 年。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交代的是，关于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工龄的确定，中组部、国家劳动人事部早就有文件规定。1980年3月15日，中组部曾以中组发【1980】19号文件颁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确定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暂行规定（草案）》。文件开头明确提

出：“关于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确定和工龄计算，是两个问题，不应混同。属于工龄计算问题，应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参加革命工作和工龄是两个概念，前者由中组部认定，后者由劳动人事部认定。参加革命工作并不一定计算工龄。至1982年9月27

朴老月工资表

应发数：2,380.50元，贰仟叁佰捌拾元伍角。

实发数：2,291.50元，贰仟贰佰玖拾壹元叁角。

(应发数 - 房租 - 工资税 = 实发数)
 $2,380.50 - 45.00 - 43.00 = 2,291.50$

其中：基本工资：110.00元 壹佰壹拾元

职务工资：700.00元 柒佰元整

级别工资：425.00元 肆佰贰拾伍元整

工龄补贴：61.00元 陆拾壹元整

职务补贴：230.00元 贰佰叁拾元整

专家补贴：100.00元 壹佰元整

服务员、厨师自雇费：720.00元 柒佰贰拾元整

伙食补贴：7.50元 柒元伍角整

书报费：27.00元 贰拾柒元整

合计：应发数：2380.50元
 贰仟叁佰捌拾元伍角

(电开 91)



日，中央组织部和劳动人事部正式印发了《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通知，进一步进行了规范。规定指出：“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或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实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时间”。该规定第三条又明确指出，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主要从事地方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从这两个文件精神来看，赵朴初的工龄认定时间还应该提前，有关证据资料还待进一步挖掘。

三、揭示真相的第三张工资条

很幸运，赵朴初的第三张工资条在整理其遗物时不经意之间现身了。真得感谢赵朴初这位伟人心细如发丝的严谨的生活态度，让这张指宽的小条子保留至今。这张工资条与第一张有些相似，也是机打表格。这张工资条内容如下：编号 01043；姓名：赵朴初；基本工资 46.00；职务工资 340.00；工龄贴 55.00；其他补 380.00；物价补 22.00；

副食补 17.50；奖独书 101.00；交洗费 16.00；应发数 977.50；房租 45.60；统筹、水电、储还、伙交、养老金、卫生 6 项为空；工资税为 25.40；汇款。家煤栏无内容；实发数 906.50；最后一项为发放年月 93.30。这张工资条分项很细，计有 23 项。

除了我们在第一张工资条上看到的类似各种补贴发放外，又增添了一些让人费解的内容，如奖独书，应该是独生子女奖励和书报费简称；交洗费应该是交通费和洗理费的合称；伙交应该是扣缴单位用餐伙食费；储还应该是单位代扣储蓄款；至于统筹水电养老金项都好理解，唯独卫生项指的是什么就无从得知了。汇款项是指发放对象不能亲领工资需要汇款的邮费必须由本人负担，由此可见在当时政务清廉，公私支出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最令人兴奋的是工资条的第五项工龄补贴和最后一项发放年月，55 元工龄津贴和 1993 年 3 月领取工资时间让我们的困惑迎刃而解。这是个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将工资发放年份减去工龄数再加一即为正解，得出的结果为 1939 年。然而这个结果让人有些愕然。为什么赵朴初工龄计算起点年份不是 1938 年而是 1939 年呢？要知道在 1938 年赵朴初

编号	姓名	基础工资	职务工资	工龄贴	其他补	物价补	副食补	发书费	交通费	应发数	房租
01043	赵朴初	46.00	340.00	55.00	380.00	22.00	17.50	101.00	16.00	977.50	45.60

为党的事业干了几件惊天动地大事。

1938年将千余名难民送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又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又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尤其是这一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即大众出版社的成立，1938年秋由赵朴初与陈明、朱启奎、梅达君、方行等合办，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丰凯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恩、列、斯《论政党》等，因遭租界当局侦察搜寻而于1939年4、5月间停业。1975年11月1日赵朴初留下以下这段文字：“一九三八年秋，陈明、方行、朱启奎、梅达君及余组织大众出版社印行革命书刊，甫逾半载而被迫停顿。顷来沪，方行同志出此书见示，距今已三十八年。陈明同志已于一九四二年在苏北抗日战役中牺牲。重展斯编，恍如隔世，爰题数语，以志鸿泥。”上述每件事都是党史上熠熠闪光的大事，怎么就没有成为赵朴初工龄计算的起点呢？但细细一想，赵朴初一生不计个人得失，知恩报恩，淡然处世，一心勤政为民，所有的不解也就

释然了。

《赵朴初年谱》记载，1939年赵朴初“在上海继续负责收容救济难民工作；参加宪政运动，在星二聚餐会上与国民党某些人关于抗日观点上发生矛盾，星二聚餐会出现分裂”。从以上内容看，收容救济难民工作是1938年工作的继续，此项工作不足以作为赵朴初职业革命生涯的起点；那么参加宪政运动是不是作为赵朴初工龄计算的起点依据呢？在这场运动中，赵朴初曾与当时国民党驻沪头子吴绍树进行了面对面斗争。这是否表明赵朴初与国民党的公开决裂，也许这次宪政运动中的这场斗争就是组织上认定赵朴初工龄的起点依据。当然也许还有不为我们所知更为重要的工作使组织确定赵朴初工龄始于1939年。关于这一点还期待更多的资料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赵朴初工龄起止时间为1939年至2000年共计62年。同时我们也能判断出第二张手抄工资单时间为1999年。

（胡文飞，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常务理事、赵朴初文化公园管理处主任。）

赵朴初“片石”晚号溯考

曹杰友

古代人给子孙或他人取名字，按传统习俗，有名字，还有“表字”。据考证，“字”起源于商朝。商朝创立者商汤，名天乙，字汤。再如宋代诗人陆游，字务观。除了名、字，古人还有“号”。

“号”又称别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也是一种尊称，起源于周朝。《周礼》道：“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大凡取“号”，皆蕴藏有一定的深意。而“号”大多是文人雅士、僧道居士等为自己所取，如陆游的号为放翁，有表达蔑视权贵、报效祖国的意思。

据记载，赵朴初于1907年11月5日出生在安庆市天台县。有个乳名叫小开，取“混沌初开”之意；因族谱排行“荣”字辈，故开始的名字叫荣续，以寓“永续祖业”之意，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估计不多。满百日，父亲赵恩彤取“返朴归真，悟初笃静”之训，赐名朴初。又据赵朴初与有关人士谈话，朴初一名乃母亲陈慧根据《老子》中“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而得之。

但赵朴初在晚年还给自己取了一个

“号”，估计了解的人极少。他的晚号曰“片石”，看似非常普普通通的两个字，却寄托着赵朴初甘于奉献的人文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忘我情怀。

这个“片石”晚号的由来，初始和叶圣陶先生有关。但随着笔者不断地探究和溯考，赵朴初的“片石”晚号，还蕴藏着更多意味深长的典故和趣事。

据2005年出版的《叶圣陶年谱》第4卷记载，叶圣陶先生自1912年3月开始当教师，到1982年3月正好从教70周年。孙起孟、冰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贺，赵朴初也在《光明日报》发表贺诗。诗名为《叶圣陶从事教育事业正70周年赋此为贺》，诗云：

圣老吾所师，言动必以正。
谦谦居处恭，恳恳执事敬。
俯首为孺子，流乳如泉迸。
辛勤七十年，功业无止境。
少时读公书，深义植根性。
老取片石名，实受公之赠。
公今八十八，霜雕须眉劲。
一言如雷鸣，针石中时病。

祝公寿且康，论道以辅政。
物换事多欣，水流心不竞。
园增桃李芳，国睹文明盛。

对“老取片石名，实受公之赠”句，赵朴初在诗后专门进行了自注：“余少时读圣老著《古代英雄的石像》，甚受感动。近以片石名吾诗集，并因以自号”。

《古代英雄的石像》是叶圣陶先生的一则本不太起眼的寓言童话，收集在其童话集《稻草人》里。讲述在一处市民广场上，一位雕刻家为古代英雄雕刻了一座巨大的石像，因形象雕刻得生动饱满，不断受到市民们的顶礼膜拜。但这位英雄从此骄傲自大，蔑视同类，看不起下面为其石像垫基的一片片小石块，惹得小石块们不断抗争，不愿意再

为石像承托其高大的形象。一夜之间，石像崩摧委地，也成为无数片小石块。市民们虽然有些惋惜，但很快就将它们收集一起，铺成了一条小路。

这篇寓言后来被登载在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编的七年级语文上册教材里，叶圣陶先生通过这一则寓言故事，讽刺了那些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脱离群众的人，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只有彼此平等地结合在一起，脚踏实地做实事，生命才更有意义。

这就是赵朴初“片石”晚号的原始由来。

赵朴初作为一位著名的诗词大家，繁忙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文。常常是即兴而作，由于随手写在零星纸片上，散佚很多。应广大读者要求，诗人经过一番收集，于1961年和1978年，先后出版了《滴水集》和《片石集》。这些诗或记游，或咏史，或题画，或酬答，或怀友，皆能与现实相通，情真理切，感人至深。如《某公三哭》、《反听曲》之一之二之三、《周恩来挽诗》、《木兰花·芳心》等，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滴水，涓涓积注，方化成大海波涛；片石，历经风霜，方显其弥足珍贵。赵朴初将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片芳心一颗慈心，将强烈的爱国激情，化做一滴水和一片石。两本诗集之中凝聚了民族的喜怒哀乐，闪映出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



叶圣陶《古代英雄的石像》配图。

和电闪雷鸣。这种滴水精神和片石精神贯穿了赵朴初的一生，从他的诗文和社会活动中不断折射出来，让人深思且感动不已。

一、赵朴初和扬州片石山房

1979年11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偕同夫人来到扬州，察看了小盘谷和片石山房。

片石山房为明末清初著名的画家石涛所建。石涛，原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祖籍安徽凤阳，小字阿长，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为南明元宗朱亨嘉的长子，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

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康熙三十一年（1692）定居扬州，因极喜欢叠石，在扬州新城花园巷余氏万石园筑起片石山房。万石园又名双槐园，也是扬州何园的一部分，园中以湖石著称。石涛为解亡国之痛，只得寄情山水，且以其画论来处理叠石布局。基本沿袭明代“外实内空”的叠石惯例，不过，石涛对片石山房的叠石加以重点突出。全局的主峰和山洞，层次分明，虽地形不大，做到疏密有度，片石峥嵘，挥洒自如。上有蹬道可攀，下有山屋可居，麓水边有汀步可跨，“一峰突起，连岗断壑，有胎有骨，有开有合”。化胸中丘壑为佳山秀水，世称“人间孤本”，

言其珍贵稀有。

在去片石山房的路上，陪同他的扬州著名书法家许虹生先生俏皮地问朴老：“赵老，有事不明，请教赵老。”“不必客气，请讲。”朴老十分谦和。“您的诗集《片石集》，我拜读多遍，只是书名不甚了解。”朴老淡淡一笑，“哎呀，只是铺路石而已。”

当得知前面就是片石山房，朴老很幽默地说：“此房应属于我呀。”当时片石山房很破败，朴老还是饶有兴趣地登上峰巅俯看，下山后又进片石山房小憩，他对许虹生先生说：“此是石涛的人间孤本，所幸规模尚存，一定要好好保护。不久，应当有修复的机会。”离开山房，在何园大厅上，朴老铺纸蘸毫，写了一首著名的七律诗：



扬州片石山房。

竹西佳处石能言，听诉沧桑数百年。
巧叠峰峦迷造化，妙添廊槛乱云烟。

鲍公堕泪《芜城赋》，荀令呕心《富国篇》。

待看名园千亩复，好争明月二分还。

诗成后，朴老当场还特地对“荀令呕心富国篇”这句进行了解释：“《荀子》第十篇为《富国》，现在老一辈革命家正在为振兴祖国而呕心沥血，谱写一篇新的富国篇。”陪同人员听了，个个肃然起敬。后来，在朴老的奔走之下，片石山房得到全面修复，并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朴老的趣事也因此被人们广为传颂。

二、赵朴初和宁波天童寺

1978年10月11日，朴老第一次来到鄞县（现为宁波市鄞州区），考察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现状，准备为国务院对修复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提供决策性建议。自中日于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人民之间广泛交往的大门重新开启，日本佛教界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向我国有关部门了解、询问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情况，并表达了要前往访问的意愿。朴老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致力于中日

佛教友好交流事业，在日本佛教界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是感受和支持到这个意愿的最早、最多者之一。

1980年11月，朴老第二次来到鄞县天童禅寺。这次他专程陪同日本曹洞宗管长、大本山永平寺七十六世贯首秦慧玉长老，前来参加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落成法会和揭牌典礼。

天童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25公里东吴镇的太白山麓，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为佛教禅宗五大名山之一，号称“东南佛国”，中国佛教“天下禅宗第五”，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

因传祖师义兴在这里修行诵经时感动玉帝，玉帝遂派童子下凡入侍。太白山主峰高653.3米，重峦叠嶂，怪石嶙峋，以奇石而闻名。又因太白山上有“玲珑岩”，故而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赐名“天童玲珑寺”。



宁波天童寺。

天童寺在海内外负有盛名，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在南宋宝庆年间，日僧道元（1200—1253）参学天童禅寺，在被称为“一代宗匠”的曹洞宗第十三世如净禅师座前习禅。经日夜勤参苦究，终于省悟得道，并受曹洞宗禅法、法衣，成为曹洞法嗣。三年后，道元辞别天童返回日本，大力弘扬曹洞宗风。在越前（今日本福井县）创建了永平寺，其禅林规则皆取法于天童。道元开创的日本佛教曹洞宗，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日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史增添了极珍贵的一页。今日本曹洞宗已成为拥有两大本山（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和横滨市鹤见区总持寺）、一宗务厅及15000座寺院、800万信徒的大宗团，他们追怀源流，尊中国天童禅寺为其祖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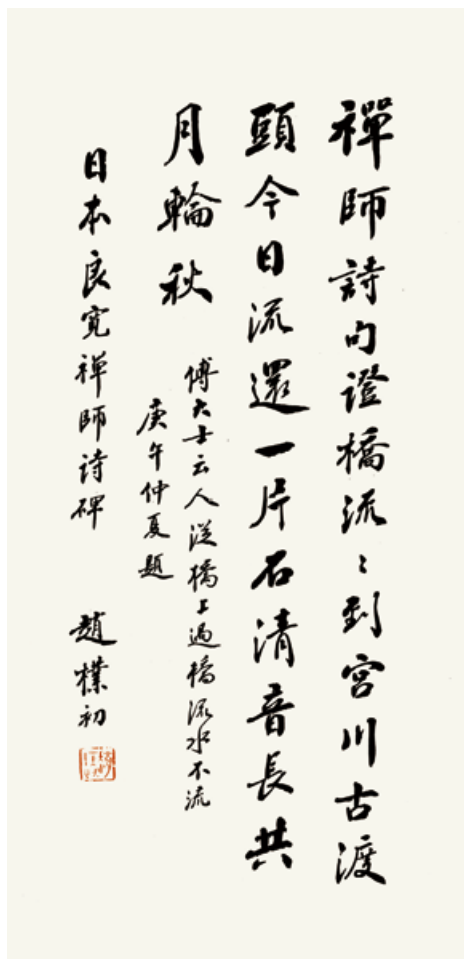
参加完揭牌典礼后，日本长老秦慧玉当场写了一首诗：“遂诣天童太白山，山花涧水锦蓝还。投身大地诵经咒，古众寮头热泪潜。”朴老立即和诗相送，《奉和秦慧玉》：“片石长留太白山，香花两国子弟还。禅师一叹惊天地，云水堂头热泪潜。”朴老再次将“片石”融进这首诗中，此中的“片石”，象征着中日之间文化交往的深厚情谊。

三、赵朴初和峨眉山

据李庆编著的2016年修订本《日本汉学史》第4部《新的繁盛》记载，

在峨眉山脚下的清音阁“接王亭”的旁边，有个形制迥异的碑亭。碑亭中心的须弥座上，竖立着一块石碑，这石碑是一块来自日本诗僧良宽家乡黑姬山的自然石。石的正面刻有日本诗僧良宽的《峨眉山下桥桩》一诗的手书：“不知落成何年代？流法道美且清新，分明峨眉山下桥，流寄日本宫川滨。”

诗意是不知在何年，峨眉山脚下，一座桥桩被洪水冲毁，也不知历经多少



赵朴初1990年书《题日本良宽禅师诗碑》。

曲折湍流，竟然漂流六千多公里，流到日本的宫川滨古渡头，堪称奇迹。桩上雕刻人像，还刻有“峨眉山下桥桩”六个字，字迹遒劲隽永。日本僧人良宽，潜心佛学，且刻意研究和学习唐诗，得知此事，认为天意如此，绝非偶然，故而特赋了上述一首诗，并萌生了峨眉山向往之情。

这个桥桩目前保存在日本新潟县博物馆内。1990年由日本的日中友好汉诗协会和我国外事部门联合发起，在峨眉山清音阁竖起了“日中诗碑亭。”良宽僧虽然终没来到峨眉山，但他的诗魂，因这段桥桩永驻中国。这个诗碑亭，再次鉴证了中日之间渊源的历史友谊。

在石的背面，刻有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题日本良宽禅师诗碑》诗：“禅师诗句证桥流，流到宫川古渡头。今日流还一片石，清音长共月轮秋。”诗中间又一次嵌进“片石”，末句非常自然地巧化了李白的诗句，倍增光彩。同时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的美好愿望，意蕴深邃，韵味无穷。

四、赵朴初和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为“天下第一印社”，在西泠印社有个石亭，内珍藏清咸丰二年（1852）在余姚客星山发现的汉代古碑，因碑文前两字为“三老”，故称之为“三老碑”（全称为“三老讳字忌日碑”）。

据大儒俞曲园鉴定，该碑成于东汉建武十七至二十八年（41—52），系东汉严子陵好友余姚董子仪为纪念父亲董通所设立的家碑。迄今有1900多年，被称为东南第一碑。全碑共镌有217字，字体由篆而隶，深厚古朴。比西安碑林所藏汉《周易》残石还早，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石碑，堪称国宝。三老石室四周刻了三副嵌“片石”的楹联，分别为黄易的：“文章片石原东汉，诗律精深祖后山。”朱景彝撰题，刘江重篆的：“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春秋。”丁上左撰，黄葆戉书的：“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三副楹联将西泠印社的文化精髓，简赅地表现出来。这给朴老后来为西泠印社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十足的动力和支持。

朴老非常喜欢金石之学，在这个领域也曾深入研究过，且独树一帜。正因如此，1979年西泠印社召开75周年纪念大会，被推选为名誉会长，1993年赵朴初继沙孟海之后，正式出任第五任社长。1996年闻讯《西泠艺丛》复刊，速寄去5000元给予资助。印社90周年庆典后，在1986年印社理事会上，众人建议成立中国印学博物馆，曾经开辟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窗口，终因土地、资金、馆舍无法落实而搁延。在新任社长赵朴初先生的努力下，他亲自上书有关国家部门请求支持。终在1995年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和立项，并

拨发部分启动资金；1997年奠基，并为中国印学博物馆题写馆名；1999年国庆前夕，耸立在印社西麓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开馆，对外开放。

自吴昌硕先生被推举为首任社长之后，还有马衡、张宗祥、启功、饶宗颐等相继任社长，无一不是艺术大师、学界泰斗，德星烁耀百余载。正因为朴老心中珍视历史传统的这般“片石”情缘，再一次让古老的西泠印社焕发新姿，为弘扬中国的印石和书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赵朴初和拜石奖

其实，在中国远古时代，国人就有了奇石崇拜情结。在《诗经》里有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磨刀石）。”专一为一石命名、题咏最早的当属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宅旁有一石，他常常坐卧其上，饮酒、赏菊、吟诗，命名为“醒石”。后来北宋廉吏、官至光禄大夫的程师孟专门题诗《醉石》：

万仞峰前一水旁，晨光翠色助清凉。

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

因此，后人尊称陶渊明为赏石师祖。

历史上爱石大家很多，如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北宋著名的书法“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博雅好石，还是一位石痴。简直到了如痴如癫、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云“米癫”。在江苏涟水县

任职时，其地与我们安徽灵璧县接壤，就获得许多奇石。他对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块灵璧石“苍雪堂砚山”题诗《研山铭》曰：

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

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

他因为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致于荒废公务，好几次遭到弹劾贬官，但他仍然迷石如故，无丝毫悔改之意。一次，他任无为州监军，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十分奇特，高兴得大叫起来：“此石足以当吾拜。”于是命左右为他换了官衣官帽，手握笏板跪倒便拜，并尊称此石为“石丈”。

1990年9月29日，朴老借到九华山参加庙会之机，携夫人回到了阔别64年的家乡太湖县。当看到家乡经济还不富裕，心情十分沉重，特别指示要办好教育和扶贫事业，培育更多振兴家乡的人才。朴老经过考虑，决定捐献二万元，一万元用于扶贫，一万元以先母名义设立“拜石奖学金”，之后又陆续捐款二十一万元，以扩大基金规模。该奖每年颁发一次，保本取息，奖励范围为太湖县的优秀学子和教师。为此朴老写了一首《拜石赞》：

不可夸，石之坚，

天能补，海能填。

不可侮，石之怪，

叱能起，射无碍。



立于太湖中学的拜石碑。

堪惊陶谢
辈。一勺
汪洋，《滴
水》清醇
意味长。
虚怀若谷，
会得风云
襟独馥。
大笔如椽，
堪透莲
花玉版

其精神，其意态，
俨若思，观自在。

友乎师，石可拜。

朴老还说，“拜石”也是我母亲的笔名，写《拜石赞》这首诗，也为缅怀和纪念他的母亲。朴老设立的“拜石”奖，已化作一股力量、一种精神，时时鼓励着太湖师生，刻苦努力，教有所成，学有所得，将来报效国家。至今已有1000多人获奖，其中400余名学子升入大专院校深造。

朴老还写了很多关于“石”的诗词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了。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朴老去世后，很多名家巨匠纷纷前往吊唁朴老。著名的书法家、中华诗词编委林岫先生，专门写了一首词，情真意切。词名为《减字花木兰·吊赵朴初》，嵌进“片石”和“滴水”二字，词云：“读书三昧，《片石》

禅。”这首诗也是对朴老一生最好的写照。

斯人已去，千载有情，片石精神亦将永存。无论是在从事佛教、艺术探索中，还是在对外交往、弘扬慈善等社会活动中，朴老都甘做默默无闻的“铺路石”。在《片石集》序言的最后，朴老引用了屈原著名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写道：“对于一个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漫漫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也还是可以庆幸的。”

片石卑微且无言，伟大的人格，不因平凡的实践和事业而失去灿烂的光辉。见微知著，睹始知终，洞鉴人生。朴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无数人心中树立起一块的“人品巨石”，永远值得后人们敬仰和崇拜。（曹杰友，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理事。）

赵朴初与西泠印社的跨世纪情缘

郭 兵

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百余年来,团聚着海内外金石巨匠、丹青妙手、文史耆宿、诗赋大家。

跨越两个世纪的朴老曾担任该社名誉社长、社长二十余年。

1979年12月8日,西泠印社社员大会和75周年纪念大会成功召开。这也是“十年浩劫”后西泠人第一次大规模的雅聚。著名学者、书法家、镌刻家沙孟海被选为社长。与会的50名社员经过商讨,作出了一个非常的决定:聘



请赵朴初为名誉社长。从此，朴老与西泠印社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其实，早在1979年初，西泠印社召开纪念75周年筹备大会之际，听闻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远在北京作为沙老的好朋友朴老即作诗以赠。

赠西泠印社

篆刻有道道非易，博学始能精一艺。

清华雄浑见诗心，奇正阴阳通画意。

印人结社重西泠，七十五年观复兴。

传承岂止八家法，境界方开千载新。

1983年和1988年西泠印社两次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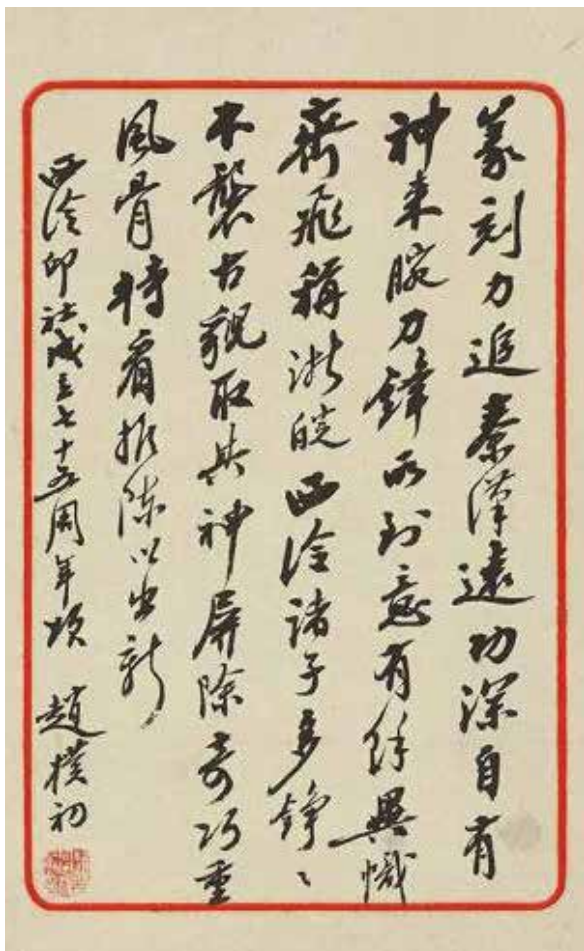
届，朴老一直被继聘为名誉社长。连续十四年担任西泠印社百年史上从未有过的“名誉社长”。

1992年10月，93岁的书坛泰斗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因病逝世。次年即是建社90周年，谁来出任第五任社长备受关注。

据时任杭州市文化局长、西泠印社副社长胡效琦回忆，为选好新社长，杭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单位组成专门班子，分别听取副社长、秘书长、诸多理事和部分会员意见，同时征求相关

领导部门对人选的建议。经过较长时间细致的工作，最后商讨的意见是希望原任名誉社长的朴老出任社长。大家认为西泠印社闻名于世，是“中国印学中心”，其社长必须由社会公认、极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极具学识和才华的社内著名人士来担任，因为他是印社的一面旗帜。朴老德高望重、博古通今，在国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社内担任名誉社长十多年，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新任社长的最佳人选。（《赵朴初社长与发展中的西泠印社》）

先任名誉社长再任实职社长，显然不符合一般的惯例，关键是朴老日理万机，会不会同意这一动议，大家心里都没



有底。

1993年春，时任西泠印社事业部门负责人黄镇中陪同杭州市委宣传副部长、市文化局长等一行四人赴京礼请赵朴初。

据黄镇中回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朴老，住宅设有警卫。海内外前往他家拜访的人很多，门卫说拜访朴老必须事先登记预约，得一个礼拜才可以安排，这样第一次没有见到朴老。门卫也不知道西泠印社是什么样的组织，所以说得跟大家一样先预约登记，等待通知。“我们在宾馆里面很着急，特别是几个领导还有很多任务。第二天，我们又去，一直去了四次还是不让进。这时我想起1988年曾陪同浙江电视台采访过朴老，然后通过关系联系到了朴老当时的秘书宗家顺，宗秘书向朴老夫人陈邦织汇报了我们的来意。第二天经过陈邦织夫人同意，我们终于见到了朴老。见到朴老后，我们说明了来意。”朴老说：“这个不行，我不是专业书法家，你们还是要请启老，他是书法家，我是研究佛学的。”朴老很谦虚，大家知道实际上他是在推让，第五次虽然见到了朴老，但是请他出任社长的请求未能同意。

启功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学专家和书画家，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他与赵朴初同时被选为副主席。此时的启老已经担任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

主席。

第二天，黄镇中一行只得前往北师大拜见启功先生。启老也很谦逊，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们还是要请朴老出山。”启老的意见也非常坚决，认为社长人选还是非赵朴老莫属。随后，黄镇中一行第六次来到朴老家，把启老的意思告诉朴老，再次恳请朴老出山担任社长一职。朴老说：“诚惶诚恐，诚惶诚恐。”这才答应出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

1993年10月20日，西泠印社建社9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九次社员大会在浙江宾馆如期举行。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赵朴初专门发来传真：

西泠印社人文渊藪，艺术宝库，名贤雅士，鸟篆螭文，辉映湖山，蜚声中外，欣逢创立九十周年纪念，因在日本访问，未能参与庆典，谨电致贺。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和《西泠印社章程》，经过反复酝酿和民主磋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共选举出理事33名，选举赵朴初为社长，方去疾、启功等八人为副社长。

23日，朴老从日本回到北京，得知自己当选为西泠印社新一任社长，马上又给大会发去专电：

各位副社长，各位理事，各位社员：

我因在京主持全国佛教代表会，未能出席印社九十周年社庆活动，深表怅歉。这次承蒙各位同仁厚望，推选我担任印社

社长，甚感惭愧。除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外，我愿与大家共同为振兴印社、弘扬印学书画事业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鉴于我不能到会，恳请在杭的副社长代我向大会宣读鄙函，并致谢意。

赵朴初

1993年10月23日

早在离京访日之前，印社办公室副主任余晖就代表印社专门赴京请朴老为90年大庆题词。朴老欣然提笔，为印社创作诗词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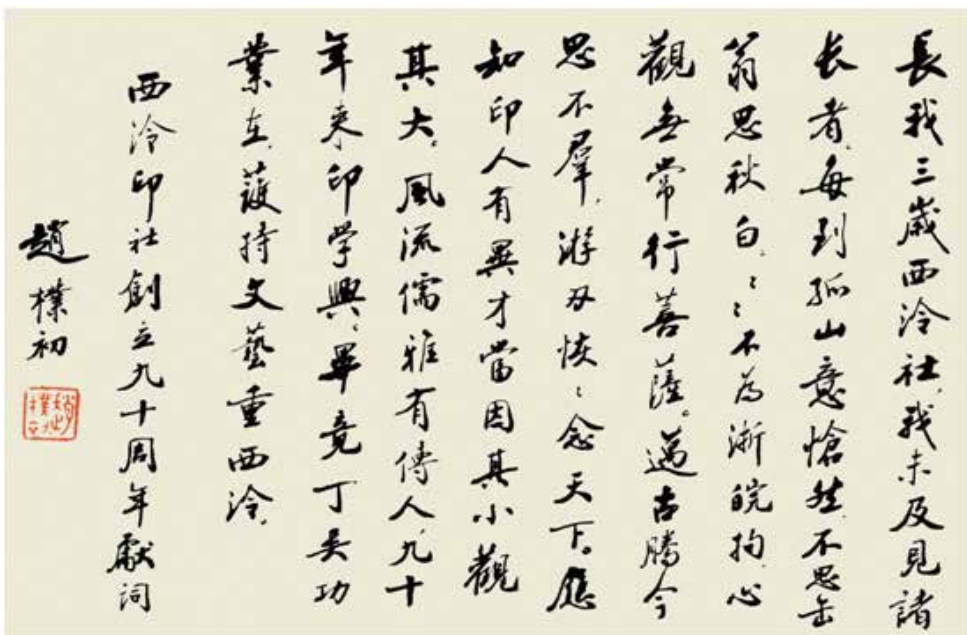
西泠印社创立九十周年献词

长我三岁西泠社，我未及见诸长者。
每到孤山意怆然，不思缶翁思秋白。
秋白不为浙皖拘，心观无常行菩萨^①。
迈古腾今思不群，游刃恢恢念天下。
应知印人有异才，当因其小观其大。
风流儒雅有传人，九十年来印学兴。

①瞿秋白尝为其表兄刻印满匣，余曾见之。篆刻雄健而美秀，抗日战争中尽失。秋白自云：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向革命大道。

在社员大会上，印社负责同志向大家展示了这幅长67cm宽33.5cm的墨迹，句里行间透露朴老对印社诸长老的思念，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篆刻艺术的欣赏，对西泠印社不断发展的期望与祝愿。品读词意、欣赏书法，大家赞叹不已。朴老以博大的胸襟，提出篆刻应有的时代内涵和创作方向，对印学的发展表明了其重视的态度。

当时西泠印社办有《西泠艺报》月刊，内部发行，是联系海内外社员、发表社员学术研究和创作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园地。当时浙江省整顿报刊，凡内部发行的报刊均要停刊。停刊后社员们很



有意见。朴老得知艺报停刊，对此很重视，在印社给有关部门要求复刊的报告上签名。在朴老等印社前辈的关心下，艺报于第二年终于得以复刊。1996年，朴老得知即将复刊的消息非常高兴，欣然应允担任顾问，修书致贺，并“寄来5000元，以助复刊之费”。

建立中国印学博物馆一直是西泠印社人的夙愿。1988年，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了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设想，此动议备受海内外关注。1991年11月，杭州市文化局在孤山召开了筹建中国印学馆可行性方案论证会；1993年向杭州市政府递交请示，建议建馆规模为2000平方米，总投资400万，要求市地方财力安排100万元。据胡效琦回忆，印学博物馆审批一度搁浅。他与黄镇中等赴京向朴老汇报此事，请朴老出面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朴老立即写信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分管文教工作的李铁映同志。后来，李铁映批转交办给国家计委与国家文物局，很快项目就得到落实。1993年10月25日，国家文物局发出第936号文件，批复了浙江省文物局关于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请示，国家计委专项拨款50万元，作为建馆的补助经费。

1998年秋，西泠印社举行95周年纪念大会及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赵朴初再次当选为社长。朴老因病不能前来，特撰长联与同仁共贺：“百千万里风举云腾石鼓堪歌喜凭印学心相印；九十五年灯传踵接斯文未坠结集孤山德不孤。”表达了他心系印社的

拳拳之心和殷殷厚望。

1999年9月2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落成开馆，这是国内外第一所以印章篆刻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正门矗立着一方高4.2米的汉白玉龙钮巨印，边款篆刻着朴老题写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七个鎏金大字。是日，朴老还专门发来贺电，语重心长地指出，印学博物馆的建成，“对弘扬我国悠久深厚传统文化、促进我国金石篆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朴老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印学博物馆。

2000年，赵朴初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3岁。巨星陨落，印社痛失掌门人，同仁无不为之惋惜。

据《西泠艺报》记载：“1990年积极申报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成为西泠印社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之一。2001年6月又提出第二次申报方案，终于如愿以偿。”在朴老的力荐和印社全体同仁的努力下，2001年6月25日，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西泠印社的发展倾注了朴老莫大的心血，这个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和同时代的印社这段情缘，也将永载史册，传为佳话。

（郭兵，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副秘书长、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办公室主任。）

赵朴初禅意韵文作品赏析（二十九）

李 斌

贺中日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¹⁾

百年重现千秋盛，一寺中兴两国欢。
佛日东西同一照，同名同愿结金兰⁽²⁾。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日

【注释】

(1) 开封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位于著名文化历史名城、七朝古都开封的市中心。该寺历史悠久，是我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大相国寺至北宋时期达到空前的鼎盛，辖64禅、律院，占地540亩，因受帝王崇奉，地位如日中天，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

唐代，日本高僧空海赴长安学习佛法，曾寄居大相国寺。回日后，他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宋代，每逢海外僧侣来华，皇帝多诏令大相国寺接待；四方使节抵汴，必定入寺巡礼观光。宋神宗时，日僧成寻曾率弟子前来巡拜。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中土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

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故日本相国寺一直奉开封大相国寺为祖庭。

“文革”后，大相国寺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1992年，在中央有关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在赵朴初的重视和关怀下，大相国寺终于交由佛教管理。

1992年11月6日，赵朴初出席大相国寺隆重举行的佛像开光、迎奉藏经、真禅方丈升座典礼。同时出席开封大相国寺和日本国京都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的签字仪式。

(2) 金兰：源自《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原指朋友间感情投合，后来用做结拜为兄弟姐妹的代称。

【欣赏】



河南开封大相国寺。

开封大相国寺历经坎坷，终于落实了政策，交还给佛教界。日本相国寺友人来拜祖庭，并与大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两国佛教徒都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中。诗人由衷希望佛日普照，众生得乐，世界和平。

苏游杂咏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京宁列车中。

前月北征⁽¹⁾千里雪，今日南行雪千里。车窗光满净琉璃⁽²⁾，瑞象倍增春节喜。

【注释】

(1) 北征：1993年1月，吉林市举办首届雾凇冰雪节。吉林著名书法家刘乃中和夫人孙贤舒带领吉林市书协副主席吴玉珩、叶天废到北京邀请赵朴初参加冰雪节，赵朴初欣然允诺，与夫人同到吉林。

(2) 琉璃：古人采用彩色水晶烧制而成，其工艺繁复，需数十道工序，且以手工为主。因其“火里来，水里去”的工艺特点，佛教认为琉璃是千年修行的境界化身。在所有经典中，都将“形神如琉璃”视为佛家修养的最高境界。琉璃是佛教“七宝”之一、“中国五大名器”之首。

【欣赏】

坐在京宁列车上，一场大雪普降大地，从车窗望去，银妆素裹，如同佛教中所描绘的琉璃世界。时值正月初三，

春节刚过，神州大地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中，而遍地瑞雪更增添了几分喜庆。此前，诗人到河南，往吉林，而所留诗并不多。而此行，诗如泉涌，作品近二十首。不难看出，此时诗人满怀的诗兴和法喜。

星云大师来金陵省母，余藉缘南下，与师相见，共叙昔年“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¹⁾之语，相视而笑。得诗奉乞印可（二首）

大孝终身慕父母⁽²⁾，深悲历劫利群生。西来祖意⁽³⁾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

一时千载莫非缘，法炬同擎照海天。自勉与公坚此愿，庄严国土万年安。

【注释】

(1)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赵朴初与星云大师的初次相见，是在泰国。1987年5月，适逢泰国国王普密蓬六十大寿，赵朴初与星云大师作为海峡两岸佛教界的代表人物，同时应邀前往泰国为普密蓬国王祝贺大寿，并被安排在同一家饭店下榻，同一桌就餐，于是就有了宴会上的交谈及晚间的邀约相见，为此后的深入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了回乡探亲的禁令，星云大师更是归心似箭。赵朴初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经过多方努力，成就了星云大师多次莅临大陆的殊胜因缘，将两岸佛教界之间的交流推向了高潮。1989年，赵朴初以中国佛教协会的名义向星云大师发出邀请。这年3月份，

星云大师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组织了主团72人、副团近500人的规模庞大的“弘法探亲团”，分别从台湾、美国等地出发，于3月26日飞抵北京，已届82岁高龄的赵朴初亲自到机场迎接，握住星云大师之手，说了句“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名言。

(2) 大孝终身慕父母：语出《孟子·万章章句上》：“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慕：爱慕，依恋。少艾：指年轻美貌的人。热中：焦急得心中发热。大孝，是终身爱慕父母，依恋在父母的身旁。

(3) 西来祖意：即祖师西来意，禅宗公案。指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自西天来到中土的目的，禅籍中屡见。这里指代佛法、佛教的教旨。



星云大师和他的母亲。

【欣赏】

第一首诗，诗人热情赞美星云大师的“大孝”与“深悲”。星云大师终身依恋父母，堪为“大孝”；历尽大劫，却仍在为利益群生而奔忙，堪为“深悲”。信奉佛法是为了什么？即无论走到哪里，不改一颗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之佛心。

第二首诗，回忆当年“千载一时，一时千载”之说，在诗人看来，这都是因缘所致。诗人希望与星云大师坚定不变“法炬同擎照海天”之愿心，共同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精进不止。

【说明】

1993年1月，星云大师第13次回到大陆，看望住在南京的母亲。赵朴初得知消息，专程南下看望星云大师及其母亲，与星云大师就弘法利生，推动两岸佛教友好深入交换了意见。诗人还视察了江南佛教。

访刘顺元⁽¹⁾、匡亚明⁽²⁾二老，皆询及佛学（二首）

君问阿弥陀者何，无量光又无量寿⁽³⁾。无限时空一念中，十方三世佛成就。

印欧语系溯源同，辩证思维应有通。拟撰一书论释黑，片言启发赖恩翁^(一)。

【原注】

（一）黑：谓黑格尔。吾久疑黑格尔哲学受佛教影响。恩谓恩格斯。

【注释】

(1) 刘顺元(1903—1996)，山东博兴人，原名王学博，字浦泉。192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8年毕业后回博兴县。1930年去济南市第一女子中学任教，1931年5月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返乡，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发展马千里、王博昌等人入党，是博兴县早期党员之一。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等职。

(2)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

(3) 阿弥陀佛(梵语 Amit ā bha)，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等。大乘经载，阿弥陀佛在过去久远劫时曾立大愿，建立西方净土，广度无边众生，成就无量庄严功德，为大乘佛教所广为崇敬和弘扬。大乘佛经主要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对阿弥陀佛及其西方极乐世界均有详述。阿弥陀，意义为无量光、无量寿。佛的光明横遍十方；佛的寿命竖穷三际。鸠摩罗什译本《阿弥陀经》说，因为他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故名为阿弥陀。

【欣赏】

诗人去拜访老朋友，老朋友向他咨询佛教知识。诗人给他们解释什么是阿弥陀佛。在佛教看来，成佛只不过在一

念之中。此一念，谓心具足一念，与时间上的一念不同。一念悟，则成佛；一念迷，则为凡夫。

诗人还与老朋友谈及辩证法。在诗人看来，黑格尔哲学也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还准备写一书来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也认同佛教的辩证法思想，诗人从恩格斯的学说中受到不少启发。

临江仙

二月二日，游夫子庙，南京市领导同志邀至魁光阁⁽¹⁾吃茶，即席题赠主人。

六十三弹指过，往来多少烟云？好凭旧迹觅童心。“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一)。虎踞龙盘千古颂，辉煌更见而今^(二)。魁光阁上集群英。茶香留味永，蔬食助神清。

【原注】

(一) 用李易安《临江仙》词句。

(二) 阁中悬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六朝圣地，今日辉煌”之句。

【注释】

(1) 魁光阁：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地区，古称奎星阁，是夫子庙古建筑组群中著名的古迹之一，又名文星阁。过去古老的南京城无高楼大厦，因此方圆数十里内外都可远望到这一秦淮名胜，成了夫子庙的标志。

【欣赏】

2月2日，有关领导陪诗人往魁光

阁吃茶、休息。诗人写诗赞美南京城建设的辉煌成就，也以此感恩领导们的热情作陪。

南京，与诗人因缘殊胜。这种因缘，还得从诗人的祖上说起。诗人的曾祖赵继元曾在南京做官，在南京棉鞋营曾建有府第。赵家人后来在太湖、南京、安庆等地轮流居住。1930年，诗人作为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于毗卢寺中国佛教会办公，常陪一些高僧大德到魁光阁喝茶。转眼之间，63年弹指过去，多少世事，如烟霞一样飘过。但循着旧迹，犹能寻觅到一颗童心。此时，李易安的“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也许非常适合表现此时的心境。但与李易安诗中的惆怅、忧伤不同，赵朴初的笔下则是充满着一种豪情。看今天，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可谓一片辉煌。魁光阁上，群英聚会，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浓香的茶味久留齿舌，精美的茶食添人精神。此情此景，令人陶醉。

“茶香留味永，蔬食助神清”，作为一句联语，受到人们的喜爱。

踏莎行

二月四日，到扬州，访大明寺⁽¹⁾、观音山⁽²⁾，夜登熙春台⁽³⁾观灯；次日，游瘦西湖⁽⁴⁾作。

八载重来，疑经神变，难寻旧日芜城⁽⁵⁾面。宽衢直达大江南，高楼平视

江南岫⁽⁶⁾。园列云层，庭开月观，迎舟景色随桥换。熙春台上昨宵游，满湖灯月惊初见。

【注释】

(1) 大明寺：因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而得名。1500余年来，寺名多有变化，如隋代称“栖灵寺”、“西寺”，唐末称“秤平”等。清代，因讳“大明”二字，一度沿称“栖灵寺”，乾隆三十年皇帝亲笔题书“敕题法净寺”。1980年，大明寺恢复原名。

唐朝鉴真大师曾任大明寺住持，使大明寺成为中日佛教文物关系史上的重要古刹。

(2) 观音山：位于大明寺东侧。隋炀帝曾建行宫“迷楼”于此。宋以后历代建有寺院，有“第一灵山”之称。

(3) 熙春台：矗立于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西岸，与莲花桥遥遥相望。主楼南侧有湖石假山、复道和重檐亭，北侧则建曲廊与十字阁相连。

(4) 瘦西湖：本名保障湖。乾隆年间钱塘（杭州）诗人汪沆慕名来到扬州后将其唤作瘦西湖。瘦西湖在清代康乾时期已形成基本格局，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瘦西湖主要分为14大景点，包括五亭桥、二十四桥、荷花池、钓鱼台等。1988年瘦西湖被国务院列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和扬州园林特色的国家重点名胜区”。

(5) 芜城：扬州别称。南朝宋竟

陵王刘诞作乱，城邑荒芜，遂称芜城。鲍照写过著名的《芜城赋》。

(6) 巘：大山上的小山。

【欣赏】

短短一词，写尽扬州美景。上阕写作者在相隔八年之后再来扬州，几乎找不到旧日的样子。街道四通八达，呈现出一片壮丽的江南景象；登上入云的高楼，可以平视城外的高山。下阕写游瘦西湖的场景，园子像排列在云层之间，美庭敞开在月观之外。月观，为瘦西湖赏月之所。最后两句尤妙，诗人以倒叙的方式，写到昨夜熙春台夜游，满湖灯月，乃第一次见到如此美景，令诗人感到无比惊讶。

鉴真纪念堂⁽¹⁾

每登鉴真堂，如见鉴真在。悲愿泪痕新，威光照百代。有客岐阜来，荣叡故乡人。临行要见我，执手特殷勤^(一)。瞬息一时事，不忘千载心。

【原注】

(一) 日本岐阜市长一行来扬州，携鉴真、荣叡图像三帧赠大明寺，将登车归国，知余来，特要求相见。

【注释】

(1) 鉴真纪念堂位于扬州市古大明寺内，在赵朴初主要策划下，1973年建成，以纪念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鉴真和尚。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

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筑，典雅古朴，保存了唐代的建筑风格。

前面是门厅，上悬匾额；中间为碑厅，内立横式纪念碑；后为殿堂，按唐代寺庙殿堂的风格建造，堂内正中为鉴真楠木雕像，仿鉴真圆寂前塑造的干漆夹纛像制作而成，神态安详而坚毅。东西两侧壁上为鉴真东渡事迹的饰布画，分别是西安大雁塔、肇庆七星岩、日本九州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向人们展示了鉴真生活和经历过的地方。

【欣赏】

诗人对鉴真大师怀有极高的敬仰之情，1963年，发动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发起纪念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活动，也把中日两国佛教友好推向一个新高潮。每次来到鉴真纪念堂，诗人便感到如见鉴真，感念鉴真对故乡的深情，其德行的威光照耀百代。临行，有日本友人来见，让诗人再次感受中日两国朋友之间兄弟之情。对于任何事情来说，不过瞬息之间发生，而不能忘的，也不会变的，是佛教徒普度众生、建设净土的伟大愿心。



大明寺鉴真纪念堂。

踏莎行

二月六日，到泰州，参观梅兰芳公园及史料陈列馆。园供晚华⁽¹⁾白玉雕像，刘开渠造。又有纪念亭，亭额为我所书。明日将往视光孝寺修复情况。寺始建于东晋，屡经成坏，宋陆游曾为佛殿修复撰碑。

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华如练旧亭台，清词范晏人争诵^(一)。朗润明珠，翩仙彩凤，梅郎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笔今堪用。

【原注】

(一) 范仲淹、晏殊皆曾知泰州。

【注释】

(1) 晚华：梅兰芳，字晚华。

【欣赏】

诗人对泰州城历史文化非常了解，各种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在短短的一首词中，写尽泰州千年历史、万古风流。尤其受到诗人赞美的是范仲淹、晏殊、梅兰芳、陆游等文化大家及千年古刹光孝寺，不仅使泰州城光辉闪耀，也让读者生出无限神往。

二月八日，自泰州渡江至常州，访天宁寺。寺经“文革”乱后修复，规模宏伟，殿堂高大，罕有俦匹。苏、沪诸大德闻余将至，咸来晤聚（三首）

毫耄初来良自庆^(一)，阳湖不独擅



立于泰州碑苑的赵朴初作《踏莎行》

文章。排除万难天宁寺，拔地凌云仰栋梁。

不期此地遇群公，涕泪难禁对大雄。话到开师开佛眼，恍闻棒喝振宗风^(二)。

心持半偈瞿秋白⁽¹⁾，纪实西游恁逸群^(三)⁽²⁾。莫道党人唯斥佛，向来为学贵求真。

【原注】

(一) 余数十年中往来苏南诸城市而未到常州，此为首次。

(二) 数十年前，天宁长老冶开禅师，近代善知识也。

(三) 秋白狱中诗有“心持半偈”之语。逸群曾著书记玄奘法师西游史实。二公皆常州人。半偈者，言缘生缘灭之理，辩证法也。恩格斯言，人类至释迦牟尼，辩证思想始臻成熟。

【注释】

(1) 瞿秋白（1899—1935），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常州人。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早年接受佛学思想,对其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恽逸群(1905—1978),原名钥勋,字长安、逸群,常州人。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贫辍学;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总编辑等,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5年因所谓“潘、杨事件”被捕入狱,备受迫害折磨,1978年12月含冤逝世。1980年始获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欣赏】

诗人来到常州,这是诗人首次到常州,自然更添欢喜,喜见天宁寺古刹重辉,由衷感到高兴。

江苏、上海的一些高僧大德听说诗

人来了,纷纷来见。谈及“文革”中佛教遭受的劫难,无不涕泪难禁。又说到天宁寺的冶开老和尚,仿佛能感受到老和尚棒喝迅猛之宗风。

诗人由此想到常州人、共产党员瞿秋白、恽逸群,他们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因缘。当时社会,经历“文革”,世人对佛教误解甚多,有人动辄斥之迷信。诗人对此感慨良多,但他对党充满信任,并不以为党只是斥责佛教,而就有许多党员以马克思主义观,在学习了解佛教知识,对真理孜孜以求,令诗人心生敬仰。希望世人认识、理解真正的佛教,是诗人心中的一大愿望。

渔家傲

二月九日,由常州至镇江,住一泉宾馆,八年前来时所居,改建后壮丽倍胜于前。访金山寺⁽¹⁾,大殿于一九四八年为国民党驻军烧毁,今修复。

八载重来风景异,江山又更增奇丽。泉水不波今涌起。如人意,芙蓉楼⁽²⁾外寒烟翠。古刹中兴逢盛世,巍峨殿阁人天喜。钟鼓声中低首礼。深深誓,庄严国土无穷际。

【注释】

(1) 金山寺:位于今江苏镇江市市区西北的金山上,始建于东晋。金山是江南佛教圣地,梁武帝在金山设立了庄严隆重的水陆道场,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清朝时期与普陀寺、文

殊寺、大明寺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名寺。布局依山就势，使山与寺融为一体。寺内主要建筑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藏经楼、方丈室等。金山寺自创建以来，经历代修葺，古迹甚多，其中主要有：慈寿塔、法海洞、妙高台、楞伽台（又名苏经楼）、留云亭（又名“江天一览亭”）等。

（2）芙蓉楼：坐落在金山天下第一泉的塔影湖滨，其原建于古镇江城内三山（日精山、月华山、寿丘山）中的月华山上。为东晋刺史王恭所建，唐代犹存。唐代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而使芙蓉楼天下闻名。为发展旅游事业，镇江市政府于1992年将这座历史名楼遗址重建。总体建筑由芙蓉楼、冰心榭、掬月亭及湖中三座石塔组成，它们之间由曲折回廊相连，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

【欣赏】

相隔八年，诗人再来镇江，但见江山又增许多奇丽。“芙蓉楼外寒烟翠”，营造出早春江南一片美丽的诗境。面对古刹重兴，诗人由衷感到欣慰。作为佛子，礼于佛前，心中唯有誓愿，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勇猛精进不止。

减字木兰花

二月十日，返南京。此行任务，至此圆满告成矣。尚有余纸，补题一阕告别诸友。

江南情重，不但三生花草梦^{（1）}。

经济文章，喜见腾飞百丈强。护持像教，今番更比前番好。犹有童心，佳境他年再度寻。

【注释】

（1）三生花草梦：语见龚自珍《己亥杂诗》：“凤泊鸾飘别有愁，三生花草梦苏州。儿家门巷斜阳改，输与船娘住虎丘。”

【欣赏】

此行江南，诗人喜见山河巨变，又得故人相聚，更看法门兴旺，心情十分愉悦。心中那些丰沛的情感，绝不仅仅如龚自珍的“三生花草梦苏州”。诗人感觉童心犹在，希望再来江南，把佳境追寻。

二月十四日，自南京返京车中口占

往返京宁间，日日是好日。城市乐游观，山川壮行色。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四日

【欣赏】

一首小偈，洋溢着美好、淡然的禅意。于诗人来说，日日是好日。“城市乐游观”，每一座城市在诗人的游观里，都充满了快乐，不曾感到厌倦。“山川壮行色”，最妙在这个“壮”字，诗人虽已是85岁高龄，仍是壮心不已，置身美好的山河大地，更让诗人心有所想，要为国家、为佛教、为人民奋斗不已。

好题目和好文章

王志远

赵朴老有一句名言：“有好题目才能做出好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年，也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七十年，其中1978年之后的四十年，可以说是与国同运，出现了盛世重光的辉煌。而难忘的从1979到1999的二十年，是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巨变时代。赵朴初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承担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功德无量，这里只回忆那段历史，如何以三个好题目，做出了三篇好文章。

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落实政策”，在文革浩劫的废墟上，把饱受摧残的僧

团和寺院一一重建起来。朴老亲自从各行各业请回一大批被迫还俗的高僧，亲自四处奔走考察复建名山古刹。当下中国佛教“如来家业”的基础，离不开朴老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艰苦卓绝的努力。

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佛教文化”。

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观点是一个历史契机。“文革”刚刚结束，宗教是一个敏感词，如何让“佛教”这个概念脱敏？赵朴老在许多场合不断提到三人：毛泽东、钱学森、范文澜。1988年6月18日至7月2日，赵朴老去四川对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查，回来后形成《宗教政策在佛教名山大寺要认真落实》的调研报告。赵朴老同时将这份调研报告送给钱学森先生，钱老给他回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宗教是文化”、“我以为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还应包括宗教。宗教是文化事业。”至于范文澜先生称赞佛教，赵朴老是通过周建文先生口述得知。1988年12月16日，赵朴老在中国宗教学会



王志远教授在中国佛学院举行讲座。

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提到范文澜先生告诉周老：“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和中国文化关系如此密切，不懂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1989年9月18日，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负责人碰头会上强调中国佛协要加强宗教理论研究工作，提到毛主席和钱学森先生。赵朴老引述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所著书中的回忆“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以上这三段朴老的引论，许多人都屡屡提及，也深深地印

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认同许多有识之士的分析：“赵朴老提这三个人是有深意的，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范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老是当代的大科学家，三个人分别代表了政治、文化、科学，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这对他提倡‘佛教是文化’无疑提供了最好的依据。”

1987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正式成立，赵朴老任名誉所长，当时的秘书长周绍良任所长。创办之初，研究所便出版了以专家学者为对象的《法音·学术版》年终刊，从1989年起又改为《佛教文化》年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与《佛教文化》的发行，可以视为赵朴老‘佛教是文化’



1987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成立（前排左四：赵朴初）。

理念的正式形成，同时亦标志着他将理念化为行动。”

研究所成立了，年刊出版了，其后两年的时间，朴老一直在思考这两个机构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机缘应运而生，那就是曾经的三时学会旧址——北长街 27 号，经落实政策归还给中国佛教协会。于是朴老决定要有两块牌子挂在街门两边，那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佛教文化》期刊社”，这具有浓郁传统建筑色彩的两进四合院是最适合两个文化机构在里面独立办公的。

独立办公要有专职人员全力以赴。当时佛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几乎每个人都肩负重任。老所长周绍良离不开秘书长的位置，净慧长老坚守着《法音》的岗位。而且几十年前的佛教界，百废待举，哪里有今日如湛如、净因、圣凯这辈佛门精英可以走上第一线。于是朴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面向社会，特别是佛学界，延聘人才。

所长，请的是吴利民先生(1927—2009)。他是从政界退下来的佛学大德，曾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祖籍湖北阳新，自幼随湖南长沙二学园掌法顾净缘先生修学，并承传东密、藏密法要，得大阿闍梨位(金刚上师)，通儒、释、道三家。吴老抵京之后，就暂住在北长街 27 号南院一间简朴的宿舍里，开

始为研究所草拟筌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规划。虽说研究所已经成立两年有余，但是在北长街 27 号独立开展工作，几乎完全是从头再来。我与吴老一见如故。老人家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博古通今，无愧大德二字。

如果说我与北长街 27 号的因缘，有两位不能不提到的关键人物。一位是现在宗教文化出版社的总编史原朋，当年在中佛协工作，大名史平。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原本在宗教学专业，后来转到哲学专业。但是毕业后的工作，却始终没有离开宗教。他那一届的同学，宗教学专业的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在统战部宗教局工作。史原朋虽然不是我班上的，却与我十分投缘。是他把我推荐给另外一个关键人——李家振先生。李家振受朴老委托，为研究所和期刊社的事奔走，事无巨细，呕心沥血。他向朴老举荐我，李先生是伯乐。

我与朴老的缘分，最早起于 1987 年。由于我在 1966 年之后插队落户到乌珠穆沁草原，与老舍的侄孙是并驾齐驱的朋友，因此与老舍的夫人及儿女来往很勤，也因此与诸多文化界前辈联系密切。1987 年 10 月，我和舒乙先生共同发起创办了北京幽州书院，随后便以书院的名义，开始筹划出版《宗教文化丛书》，由我担任主编。顾名思义，我们是受到朴老的感召而且付诸行动了。通过冰心先生，我向朴老求来《宗教文

化丛书》题签,成为丛书的旗帜。这是“文革”之后亮出“宗教”和“文化”两个名词并且连在一起的第一套大型丛书,陆续出版近70种,发行达一百六十余万册,由于封面封底都是黑色基调,还有一张我的大胡子照片,因此成为出了名的“黑皮书”。全丛书分三个系列:专著系列、译著系列、普及系列。当时出版十分困难,经费自筹,我使用普及系列养其他两个系列。这也导致普及系列发行量几乎占到了总量的四分之三。以至于数十年后,我在故乡遇到一位市委副书记,他居然说认识我,是他在中学时代读过那套黑皮的丛书,后来读研究生,终于选择了相关宗教的专业。在他家里,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部分丛书。类似的巧遇先后遇到多次,能够推动“宗

教是文化”的观念走向社会,我做了一点贡献,这样的一种“回报”使我很感动。这套丛书当年也曾经赠书给朴老,虽未谋面,但是老人家应该对我有些印象。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后一方面留在研究所做研究,另一方面由任先生举荐,在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佛教史”,前后历时五年。及至1990年,我又和朴老结缘,受聘担任中国佛学院教席。朴老是院长,从程序上讲我是朴老延聘的。头几年湛如副会长请我去佛学院开讲座,我说多年不去了,还算是那里的教授吗?湛如法师笑着反问:“您是朴老聘的教授,只能是朴老解聘,您看这个聘现在谁还能解吗?”

或许这两段因缘加上李家振在关键时刻的进言中对我的评价:一是政治上可靠;二是对佛学有研究;三是有主编丛书的阅历;四是有能力肯吃苦。朴老最终决定,请吴利民先生任社长,由我出任主编。

此后,当《佛教文化》发行量从原本的《法音》附属年刊2000册当年就突破一万,而且三年之内破三万时,朴老多次来北长街27号视察指导。老人家牵着我的手,不止一次地感谢我的努力。我当然诚惶诚恐,连连回复朴老,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朴老接下来总是要回忆起他下决心



《佛教文化》创刊号。

延聘我之不易。他说不少人不同意他这样决定，但是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佛教文化》取得一点成绩，首先是朴老的坚定支持，放手推进。同时也靠期刊社和研究所两位一体，同仁们同心同德，不过二三子、六七人，却勇往直前，开疆拓土。

我接过期刊社的工作，第一个拦路虎，竟然是《佛教文化》名为年刊，却只是附属于《法音》的内部刊物，没有刊号，不能公开独立发行。还好，我与新闻出版署当时的领导基于出版业务已经打了数年交道，于是很快提交了正式申报。申报的同时，我到署里游说，核心是宣讲朴老的“佛教是文化”理念，以及“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办刊宗旨，居然所向披靡。有朴老的面子和交往的情谊，短短两个月，我不仅拿到了《佛教文化》的刊号，而且顺势为原本《法音》的“学术版”拿下名为《佛学研究》的合法刊号。

第二个难题是发行，这是刊物的生命线。有了合法公开发行的刊号，如何让《佛教文化》走上社会，走入千家万户？在当时最理想的是交付邮局。不过，邮局征订客户，是每年“十一”之后，期刊社拿到刊号已经到了8月，即便赔上血本做广告，谁也不相信两个月能够征订上来多少客户。如果定数不足6000，仍旧要按照6000向邮局支付代

邮的费用。许多只有三五千订户的杂志期刊都因此承担着每一期的亏损。

我反复思考，决心闯一闯，谋定而动。1992年8月10日，《佛教文化》创刊号出炉了，是两期合刊，当时定价2.9元。我请期刊社甚至研究所的每一位都开足马力，废寝忘食，把每7本刊物包一个邮袋，附上一封公开信。邮包是寄给全国县级以上新华书店的，公开信则向工作在文化第一线上的店员同志们致敬，请他们帮忙把刊物介绍给对佛教文化喜闻乐见的人们。“7本刊物全价20.3元，给我们期刊社寄回15元就很感谢啦！”我的决策，让很多朋友捏一把汗。借来的印刷费，我开机就印5万册，加上包装和邮费，在当年是可观的一笔负担。

这么大撒把攘个满天星，有人怀疑我似乎是疯了。台湾的一位禅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邀请楼宇烈先生、方立天先生和我在灯市口的国际饭店会面。禅学之余，他喜欢收藏创刊号，听说《佛教文化》创刊，请我务必留给他几册。他在台湾是办刊物的行家，因此关心我创刊号印多少。我笑了笑，伸出手掌。没等我解释，他就说：“哎呀，五千太多了，我建议三千足矣！”我禁不住大笑，答复他，不是五千，是五万。他不再说下去，顾左右而言他。我因为有事，提前告退。后数日，见到方立天先生，先生笑着对我说，你那天走后，董事长问我们，这

位王教授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我们都说，不会呀！我听到董事长这个评价，也笑笑而已，无语。

第二年，我又见到董事长。我把创刊号送给他。他爱不释手，而且急忙问：创刊号到底发行多少份？我照例笑笑，用手指做个八字。他长出一口气，“我就说嘛，不要太多，八千还是多了一些。”我立即纠正了他，不是的，不是八千，是八万！第一次印刷五万，又加印三万，一共八万。他惊呆了。

我告诉他，我们寄出去的刊物，有70%以上都寄回了15元，期刊社不仅没有因此垮台，反而为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要感谢中国有新华书店这样庞大的基层布局，更要感谢当年全中国有那么多善良诚恳忠厚的读者，是他们撑起了我们的胆识和梦想。直至数年之后，还有偏远地区读到创刊号的读者给期刊社汇来书款。就这样，我们用这种空前绝后的方式为刊物自身做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实实在在的“广告”，以至于从8月到年底，四个月的时间，全国邮局的征订数超过一万，《佛教文化》从此有了一个最牢靠的基本订户群。

1993年，这位董事长热情邀请我去台湾访问。此行，我以《佛教文化》主编的身份做了两件事。一是拜访了“安祥禅”创始人耕耘先生，二是采访了佛光山星云大师。

我对星云大师的采访是从高雄佛光

山开山寮到台北道场，两次会面，其中录音采访持续一个多小时。星云大师希望我能够把他的肺腑之言转达给朴老。

途经香港，有刊物提出刊载采访内容，被我谢绝。回到北京，我把采访录音全文记录下来，并且以佛教学者名份提出“对释星云采取理解、宽容、团结、利用的政策建议”，呈递朴老。同时，这份建议也通过中国社科院，以专报机密文件形式报中央。那一年，由于中央领导有批示，根据规定，我获得当年社科院的一等奖。而朴老的赏识和信任，则让我感到胜过那一等奖。

《佛教文化》从创刊号开始，就把落实朴老提出的“佛教是文化”作为指针，在每一个细节上下功夫。譬如封面，创刊号用的是朴老和冰心先生的合影，其后凌子风、刘开渠、梁漱溟、老舍诸多文化名人的照片一一呈现，“有文化”是有目共睹了，而且这些名人居然都与佛教因缘深厚。这在当年是振聋发聩的信息。参与办刊的人选，一时间群贤毕至，仅创刊号就有张中行、舒乙、楼宇烈、梁衡、方广锬、潘桂明等学者，还有当代著名画家聂鸥、杨刚、古干、李少文、王金泰以及篆刻家骆芃芃等，以如椽之笔，共同勾画着朴老的佛教文化之梦。执掌期刊二十几个专栏的，则有后来天下驰名的葛兆光、李家振、田青、王行之、宋立道等主持人。在北长街27号的院落里，常常是众友云集，谈笑风

生。文化要靠人来传播，《佛教文化》离不开对佛教文化一往情深的文化人。

高僧也关注《佛教文化》。太虚大师的弟子，著名的唯识学大家惟贤长老读到创刊号上刊载的张中行先生《禅的禅外说》，给编辑部打来电话，提出不同看法。我答复老人家，《佛教文化》绝不搞一言堂，欢迎不同见解充分切磋。于是，在第3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与张中行先生商榷的《读〈禅的禅外说〉有感》。惟贤长老对我的作法十分赞赏，认为是对“文革”中只能一边倒的“大批判”遗风的摒弃。就因此缘，惟贤长老与我成了忘年交。

1995年，看到《佛教文化》已经平稳运行，订户日增，影响日广，我想到最初对朴老的承诺：如果办得艰难，一定会坚持办下去；如果已经上了马而

且前程光明，我愿急流勇退，主动请辞。很多人不理解，说怕有误会，引发别人猜测是不是你有什么错误啦。但是，朴老在这时特意于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召见了。那是朴老和我两个人的倾心之谈。朴老说，他理解我的请求，可以去做更多的事，不必天天埋在编辑事务中。但是，不做《佛教文化》主编，不等于不为佛教文化做贡献，你要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他老人家怕我记不住，顺手用圆珠笔在信纸上写。我赶忙说，您用毛笔写吧，给我留个纪念。这是唯一一次我为自己求字，朴老欣然命笔。几经风雨，这幅墨宝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朴老谆谆教诲的八个字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上。后来我举荐何云继任，从此离开了《佛教文化》主编的岗位。

第三篇好文章的好题目是：纪念中



1998年11月22日，赵朴初在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国佛教二千年。

朴老和我还有另外一层关系，他是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而我从1995年之后，担任中国宗教学会秘书长乃至常务副会长。因此，在1997年，我给赵朴初名誉会长和孔繁会长打报告，提出以二十四正史记载的“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开展纪念活动的建议。两位会长十分重视。朴老接见我，并嘱托写一篇翔实的论文，阐释纪念的根据和意义。

1998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会长扩大会议，重点是讨论举办“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活动的决议。为此，朴老安排我向与会的全体代表做一次学术报告。决议得到大会一致通过，纪念活动组委会由朴老担任主任，刀述仁、释净慧、吴立民和我等四人担任常务副主任，我兼任秘书长。中央主管部门在纪念活动报告的批复中加上了“隆重”“热烈”四个字，显示出对活动的格外重视。

在1998年11月22日的总结大会上，朴老对纪念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998年是中国佛教二千年。经过三大语系佛教四众弟子的认真研讨，共同认定以佛历54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2年）作为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座标，以‘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作为初传的历史事件。这个确认，对于中国佛教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确实，纪念活动不仅遍及中国大陆千万家寺院，而且得到港澳台以及海外中华寺院的认可，纷纷举办相应的活动。“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结合，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佛教成为外来思想彻底中国化的典范，“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和繁荣”。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展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佛教的真实风貌，通过回顾历史，促进了审视现实，也使佛教“中国化”日益深入人心。

纪念活动前后推进了8个月，时间不算长，却做出了几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首先是在无锡举办了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刀述仁、净慧、王志远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与会代表中僧人占正式代表的24%。他们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和江苏、重庆等地的长老，如德高望重的茗山、惟贤、净慧、传印、宽忍诸法师，以及已经成长起来的湛如、纯一、圣凯、妙华、本如等青年法师和洛桑次仁仁波切等。教界学僧十分活跃，纷纷在大会上宣讲论点。

学界参会的代表主要来自于全国各大学、社科院、石窟文物部门，其中老一辈学者有苏晋仁、巫白慧、黄心川、金维诺、王尧、楼宇烈等人，学有成就著述不辍的中青年知名学者绝大部分与会，此外还有一些正在成长而今成为博

导的当年的博士研究生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回顾与展望中国佛教，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佛教第三个千年的发展，开辟了新思路，寻找了新起点。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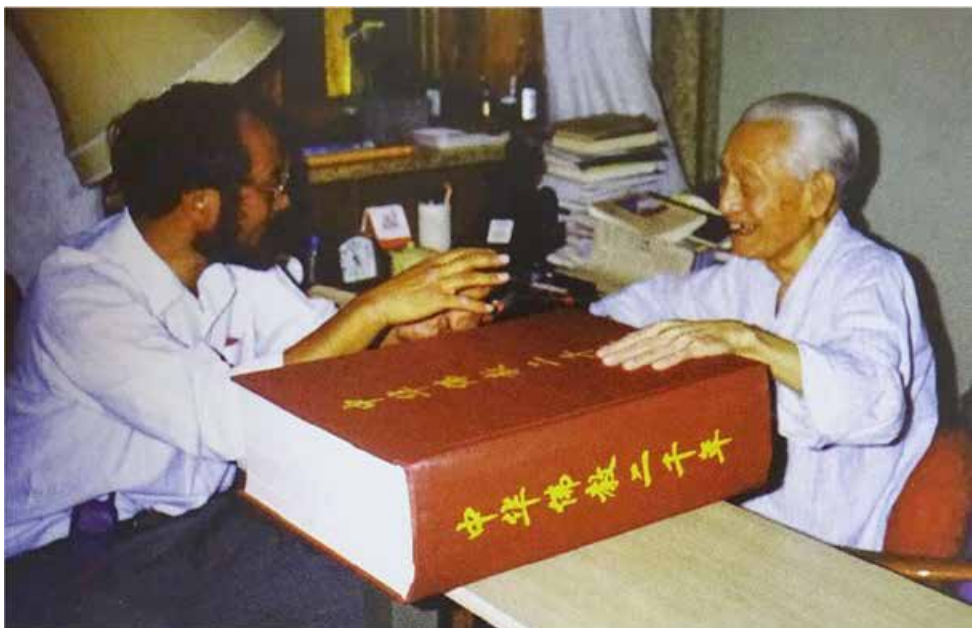
过去许多会议中教界与学界比较隔膜，对话很少，但是在本次会议中得到了根本改变。不仅僧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学者与僧人，相互提问，积极应答，对话热烈。学僧的不俗表现得到学界的称赞，使人感到赵朴老多年心血没有白费，佛教界生力军突起，人才济济。论文宣讲及答辩的第一主持人均由佛教界人士担任，充分体现了对佛教界人士的尊重，而参加主持的僧人则善于掌握调节会场气氛，调度有方。会议期间各界人士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团结一心，为佛教学术事业尽心尽力。

正如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所总结的：“此次会议由学术界和佛教界双方共同探讨，学术气氛好，学术课题质量高，态度积极，为以往所没有过。一代青年僧人学者的学术观点稳妥深刻，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感到欣慰。他们讨论学术问题既重现实，又重传统，不怕权威，积极进取，关心未来佛教的发展，是担负未来如来家业的龙象。”

配合研讨会，在灵山大佛前举办了盛况空前的佛教歌舞演出，充分体现了佛教音乐和舞蹈艺术的魅力，著名演员如杨洪基、游本昌、孙悦等红极一时的名角纷纷登台。歌曲、器乐、舞蹈、戏曲各种形式，只要能承载佛教文化的，荟萃一堂。

第二项是发动“朝圣之旅”，由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各派十名优秀青年僧人，分为五组，每一组都是三系具足，踏上五条从边陲走向内地，朝拜陕西佛指和北京佛牙的圣迹。时间在1998年10月28日到11月22日，总行程51400华里。五条路线分别是：东线普陀普度之旅、南线版纳上座之旅、中线中原禅门之旅、北线丝路大乘之旅、西线雪域密乘之旅。他们分别携带着从尼泊尔蓝毗尼佛陀诞生地请回的圣火、圣水、圣树，受到沿途寺院的迎请和供奉。这次行动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此举凡盛大庆典，一定会请来三大语系的高僧同时祝颂。三大语系佛教是一家，海内外中华佛教是一家，爱佛教爱中华，不一不异。

第三项是延续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辉煌的《中华佛教二千年》经典画册的采集和编辑出版工作，从1998年5月一直到1999年10月，历时一年半。当时朴老亲自批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在广济寺中佛协的东跨院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编辑部的成员



王志远将巨著《中华佛教两千年》送与朴老审阅。

包括从终南山净业寺借调来的释本如，都借住在佛协对面的小旅店里，每天按时上班。

当我们把一百多斤重的《人民日报》版面一样大的单本画册样书抬到北京医院朴老病房时，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朴老竟击节赞叹：“伟大！伟大的书！”年届九十的老人，却有一颗胜似青年的心。他对编辑工作的大方向给予明确指示。如果没有中华佛教二千年的历史，就不必编辑这样巨型的画册，同时，没有这样巨型的画册也不足以表现中华佛教二千年的历史。我们做的，就是空前而不绝后的事业。他明确指出：“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要从佛教史记的高度去摄影、写作。”他还说：“二十年应该算是一代，如果每二十年修订一次，当

代佛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就有了一个真实记录。”朴老的高瞻远瞩宏大胸襟，给我们增添了克服困难的无穷力量。

编书，首先是材料，文字和图片。祖国大地几百万平方公里，山林都市几万座寺院，如何采访摄影？这是一项佛教界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只能勇猛精进，一往无前。

8月，我们下定决心，组织了150多名摄影记者分赴全国。启动仪式在广济寺大雄宝殿前举行，每个人都像出征的战士，精神饱满，志在必得。我为这支队伍题词壮行：“气吞万里”，墨迹后来用在画册里，留下个纪念。

10月归来，摄影图片有四万多帧，画册最后选用了将近15000多帧。加

上150万各类文字的编辑工作，直到1999年8月28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首席常务副主任刀述仁先生致词指出：“在全部纪念活动中，出版《中华佛教二千年》经典纪念画册是一个重头戏。这项工作启动于1998年8月25日，到今天为止，整整一年零三天。一年来，编委会的主创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辛苦卓绝，创造了巨型画册出版史上的一个新纪录。”“经典纪念画册倾注了编委会的心血，从指导、审阅直到具体工作，我们用368天的时间，共同创造了一份辉煌。”刀述仁秘书长在纪念活动中忠实地落实朴老的理念，苦心孤诣，宽厚领众，是活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他给经典纪念画册的评价，至今都具有紧贴时代的意义：

一、经典纪念画册是对中国佛教二千年的纪念，也是对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更是对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纪念。这本画册展现了中国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时的蓬勃生机，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佛教不仅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能应机弘法，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二、经典纪念画册体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圆融团结，汉传佛教、藏传

佛教、南传佛教，都是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同样地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安定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画册体现了海峡两岸四地血浓于水的深厚同胞情谊。中国佛教无论是哪一个支派，都是同祖同宗，花开四海，根在大陆。中国佛教要为祖国的统一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经典纪念画册展现了中国佛教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刻地证明“佛教是文化”这个判断不是虚妄的，而是真实的。佛教文化已经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必将为社会主义的



巨著画册《中华佛教二千年》。

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增光生色。

时隔整整 20 年,《中华佛教二千年》经典纪念画册正在修订准备再版,朴老建立佛教中国化里程碑的遗愿就要实现。修订版已经确定增加 50% 的篇幅,其中除保持 1200 家原有寺院的法祚篇、法喜篇、法幢篇之外,将增设“法运篇”,收录遍布“一带一路”五大洲的 300 家中华寺院,成为无愧于“当代佛门史记”的镇寺安宅宝典。

祖国的七十华诞,中国佛教的七十历程,多少辉煌的成就,使我们感到振奋。目前对佛教中国化的认识更加深入。试问,历经二千年,难道佛教还没有“中国化”吗?其实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强调的“中国化”,一定是适应当下社会需要的“中国化”,而不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中国化”,也不是隋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的要求,归根结底是“时代化”,要紧跟新时代。我们回忆历历往事,最终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顺应时代要求,不要停止完善自身理论的实践。

如果朴老还建在,他一定会说,“中国化”,与“落实政策”、“佛教是文化”、“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一样,也是一个好题目。他一定会期望大家做出篇好文章吧?(王志远,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成员。本文原载《法音》2019 年第 10 期。)

水调歌头·题太湖县花亭湖兼怀赵朴初

(广东东莞) 蔡浩彬

山岫远含黛,春水净如空。曾疑淮左佳处,似与太湖同?上见呢喃雨燕,下有潜游鱼鰕,百载悟禅钟。涧侧瀑流响,天外落霞红。

过花亭,穿竹径,访莲宗。得缘到此,浮生长愿忘穷通。历尽人间辛苦,奉献终身心力,朴老似清风。相与期来日,归去意从容。

临江仙·缅怀赵朴初先生

(安徽滁州) 阙新兰

明月清风禅音谛,仁心义胆齐天。慈悲为善挚情连。救亡于水火,泼墨向炎寒。探索真理书鸿志,高标昭世凝丹。花开花落亦超然。素笺参妙法,忠魄骋人寰。

赵朴初与荣宝斋

米景阳

郭沫若老去世以后，相当于郭老在文化界地位的代表人物当属赵朴初先生了。和郭老一样，赵朴初也是来荣宝斋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喜爱赵朴老的书法，向他讨要墨宝的人特多。就像当年的郭老一样，赵朴老也经常到荣宝斋来写字，以还“字债”。不过赵朴老写字的时候是一个人来的时候多，并且经常在写到半截儿的时候，会来一位 70 多岁的很瘦的老先生，老先生总是在一边坐着看他写字。赵朴老

有时候还和这位老先生一起切磋诗词的句子、平仄、韵律什么的，这使我们这些旁观者切身地感受到赵朴老谦逊的品德和他严谨的写作态度。（这位老先生姓甚名谁，当时不便打听；如今时过境迁，还真弄不清他的大名了！）字写好后，盖完图章，赵朴老一般把图章交给我，由我锁在我的办公桌里，下次他再写的时候用起来方便一些。时间久了，赵朴老和荣宝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荣宝斋想请他写点儿什么，他从不拒绝。



蔡金鹏总经理（左二）在荣宝斋接待赵朴初先生（右二），左一为鉴定家王大山，右一为本文作者。

1973年12月，为了祝贺毛主席80寿辰，赵朴老填了一首词《八声甘州·咏梅》，并在荣宝斋做了多次修改，还同那位老先生共同研究平仄等格律方面的问题。词填好以后，他非常高兴地把它写成立幅：

对飘风骤雪乱群山，仰首看梅花。叹凌空铁骨，荡胸灵气，炫目明霞。任汝冰悬百丈，一笑暖千家。不尽春消息，传向天涯。

且试登高临远，望丛林烈炎，大漠惊沙，指冬云破处，残霸枉纷拿。喜弥天红旗一色，听四方八面起欢哗。愿常共，乔松劲健，新竹清嘉。

调寄八声甘州咏梅·毛主席八十寿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赵朴初

赵朴老书写这首词的时候，不少人围着观看，还有人七嘴八舌地念出声来。赵朴老听到有人断句不对，于是，在写完以后，便抑扬顿挫地向我们在场的人高声吟咏了一遍。在场的人这才把句子理顺、读准，并品出一些味道来，感受他这首词的一些意

蕴。词里面说了雪，说了梅，又说了松和竹。松、竹、梅是傲雪迎风的岁寒三友；词中重点写的是梅，赞扬的是梅花笑傲风雪的精神，境界开阔，立意深刻，形象鲜明，语句很有气魄。

赵朴老写完以后，大概是喜欢这首词的原因吧，后来又单独写过几次。



王雪涛与赵朴初合作作品。

有一次，赵朴老又写起这首词。我顺便向赵朴老提议说：“赵老，我觉得您这首咏梅词，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形象生动，色彩鲜明，很容易入画。能不能由我们荣宝斋请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根据词意创作一张大画，画完以后您给题上这首词？”

赵朴老非常感兴趣地说：“那当然好，你们准备请谁？”

“请王雪涛。”我胸有成竹地说。

“那太好了！”赵朴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跟赵朴老商量以后，我又找到王雪老，请他按照赵朴老《八声甘州·咏梅》的词意创作一张6尺整纸的大画。王雪老看了这首词，也认为写得很好，又是与赵朴老合作，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几天以后，王雪老的《八声甘州·咏梅》词意图绘制完成了。在漫天大雪中梅花傲然盛开，苍劲的枝干、鲜艳的花朵，生动地表达了梅花凌风傲骨的坚贞品格，准确地表现了赵朴老《八声甘州·咏梅》的词意。赵朴老看后非常满意，欣然在画上题写了《八声甘州·咏梅》。书与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看到这幅画的人，无不喝彩。

荣宝斋组织两位大师的成功合作，给人们留下了一幅宝贵的艺术珍品。后来，这幅画荣宝斋多次印刷出版，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赵朴老通过荣宝斋与知名画家合作的雅事，并非只此一件。

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沉浸

在无尽的悲痛之中。其时南京画家亚明先生满怀对周总理的深情，画了一幅《折松图》，画面是一株巨大的松树，一根很粗的枝干从松树上折了下来。寓意痛失举足轻重的周总理是中国人民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幅画构图新颖，笔墨生动，立意深刻，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在那一非常时刻的沉痛心情。后来，亚明把这幅画拿给我看，问我：“你能不能求赵朴老为这幅画题个诗塘？”我说：“赵朴老对周总理感情是非常深的，最近写了不少悼念总理的诗词，我想，他肯定愿意为你这幅画题字的。”我择机把这幅画送到赵朴老家。果然不出所料，赵朴老看了亚明先生的画，十分赞赏，很快就把诗写好了。

落笔泪耶还是墨？画松痛哭老柯折。

老柯曾庇天下人，不比寻常伤离别。

松干犹标雄杰姿，画师深意吾能知。

灰飞百岁形骸尽，日永千秋志业垂。

去岁亚明同志闻周总理之丧，涕泣画松以志哀，今值总理逝世周年，自南京寄画来，属余题词，谨赋此以当瓣香之荐。

一九七七年一月 赵朴初

当亚明先生看到赵朴老为他题写的墨宝时，非常高兴，连连称谢。我说：“是你的画打动了赵朴老，赵朴老为此画题字也是为了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呀！”亚明先生不禁感慨地说：“是啊，人同此心！有良心的中国人，现在是人同此心呀！”（作者为荣宝斋原副总经理，本文选自《雅事集群贤 荣光扬众彩——走进荣宝斋》，标题为编者所加。）

赵朴初墨宝在衢州

汪东林



2019年国庆节，本文作者汪东林（右）与衢州天宁禅寺住持定照法师把赵朴初题写的“天宁禅寺”匾额，恭迎入藏宝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我手为家乡做的公益事业，向赵朴老为江山讨得墨宝七件：开明禅寺，江郎山，浙江省江山中学，江山市志，江山报光辉十年，何炯诗选，毛子水《论语今释》等；衢州二件：天宁禅寺，宝岩禅寺。

在简述讨得为数不少的墨宝之前，有必要说一点完成这些任务的背景。第一，赵朴老（1907—2000）作为国家领导人，从第一届全国政协开始，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文革”前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后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宗教工作组组长（后改名民族宗教委员会，任主任），直至病逝。其间换届时中央决定他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说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这个人还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更合适，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见。

第二，赵朴老作为著名书法家，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不但国内负有盛名，而且最受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推重和喜爱。他又是著名的诗词曲全家，散曲《某公三哭》由毛主席定名发表后轰动全国。他还是著名的宗教领袖。所有这一切，都提升了赵朴老墨宝的价值。

第三，我本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本文作者汪东林（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赵朴初家中与赵朴初合影。

至八十年代初，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20年，赵朴老则是这个学习组（成员都是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第一召集人（组长），另外三位组长按顺序是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每周学习会2至3次，我因此经常去赵朴老家请示汇报工作。1982年至1995年我奉调到《人民政协报》办报，其间被推荐担任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再调回政协机关工作时，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的赵朴老，欢迎我到民宗委办公室工作，分管宗教工作。长达几十年之久的领导被领导的工作关系，是我能向赵老求得不少墨宝的前提和条件。

第一个到北京我家中为家乡向赵朴老求字的是原江山报记者周航。1987年江山撤县改市前后，江山老县长、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芝荣主持最初的江郎山旅游开发工作，调周航实际负责。周航对我说，请赵朴老题写《开明禅寺》的匾额行吗？我答没有问题，能办到。

因事前我曾同赵朴老谈过庙在江郎山，老百姓叫三爿石，当地名胜之地，有许多神话传说，赵朴老说解放前他长期在上海，老家安徽太湖，也认识几个江山人，知道江郎山这个地方。在赵朴老家中，当他写完“开明禅寺”四个大字后，我灵机一动说，赵朴老，要不您另写江郎山三个字吧，他立即同意，笑

着一挥而就。谁能料到，二十年后江郎山成了世界自然遗产和5A级景区，“江郎山”三个字得到广泛使用，远超过“开明禅寺”这四个字。

周航要到赵朴老的墨宝不久，我江山中学同学、时任母校语文特级教师的王朝林，也到我北京家中，同我说母校已是浙江省重点中学之一，要扩建校舍，校长让我来请您向赵朴老求字，题写“浙江省江山中学”的校牌，我立即答应，马上就办。现在，我的母校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校园已搬迁新建，发展变化太大，没有变的的就是赵朴老写的这块校牌，可以说无处不在，一直在沿续不断地发挥着品牌效应。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我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巡视员兼分管宗教工作的副主任不久，赵朴老心脏病加重，长住北京医院，边治病边办公，有重要活动医生同意可出来参加，工作上电话联系他的秘书，重要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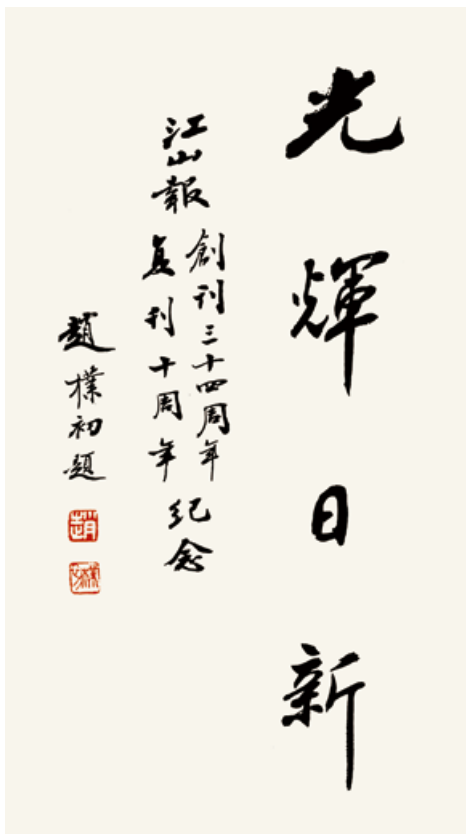


赵朴初题写的开明禅寺和补写的江郎山三个字。

就直接去医院面报。但有一点与过去不同，虽不是明文规定，但已打招呼，不再接受外边要求写字的任务了。正在这时，时任衢州市政协副主席的祝瑜英，

带着公函来北京，希望赵朴老给衢州天宁禅寺和宝岩禅寺写匾额，这下子便把我难住了。衢州也是我的家乡，当时衢州市的几届主要负责人同我都有交往，而且祝瑜英本人不但是我的江山小同乡，还是多年的朋友，而且都同在人民政协的工作岗位上。我告诉瑜英，这类事过去不成问题，现在却不能马上办。要等些时候，看机会，想办法，我尽力去办！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私下向赵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大姐张口。赵与陈二老结婚半个多世纪，却无儿无女。她长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我当然与她也结识几十年了。在一次去北京医院探望时，我看秘书不在，赵朴老精神较好，但他耳背，不大声说听不见。我就悄悄把这桩心事同陈邦织大姐说了。她听罢对我说，你把两个庙名留下给我，不要同别人说。我听了一块石头落了地，连连说：“陈大姐，太谢谢你了！”几天后，她把赵朴老在北京医院写好的字，派通讯员专送给我。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选自“江山新闻网”2020年8月7日。）



赵朴初为《江山报》题词。

诗情墨趣 蔼然仁者

赵锡纯

2020年5月21日是朴初大伯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上海博物馆举办“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以为纪念。漫步展厅，一幅幅秀逸的书法作品，一首首隽永的诗词佳篇，令人赏心悦目。看到熟悉的诗词，更添亲切之感，往日的记忆浮上心头。

朴初大伯是我父亲的堂兄，小名小开，父亲称他为开哥，大伯晚年的书法作品有时落款开翁。小时对大伯的一星半点印象，来自父母的谈话。1961年9月，大伯第一本韵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取名《滴水集》，是深蓝色外壳的精装本，收录大伯建国后创作的诗词曲。第一首是《浣溪沙》，和毛主席民族歌舞晚会词。大伯签名赠送亲友，给我父亲的一本是托人从北京带来的。书中夹着一张便条“李焰松代表：特来奉访，未晤。兹托你回安庆之便带书一册给安庆报社赵荣琚收。费神，谢谢！此致，敬礼！赵朴初”李焰松是怀宁县龙泉公社书记，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便条应是1962年“两会”期间所写，那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文革”时期，大伯

一度受到冲击。他在家信中时常附寄诗词，多是毛笔行书，让述初伯伯交亲友传阅，互通音问，给艰难度日的家人带来安慰和希望。浩劫之后，百废俱兴，朴初大伯公务繁忙，他仍抽空书写诗文，馈赠亲友。送我父亲的条幅，是用行书抄录的词作《咏梅》，开头两句“对飘风骤雪乱群山，仰首看梅花”，调寄八声甘州。

缓步而行，迎面一幅作品是大伯九十述怀诗。七律的前四句：“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看到“言笑能教远客亲”，顿时想起1994年4月探望伯父的情景。那年，我参加国家体改委在北京举办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高级研讨班”，四天时间，听了吴敬琏等专家讲课，眼界放宽。期间，抽空拜望了朴初大伯，他住在和平门内南小栓胡同1号。1986年9月，我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百货商品交易会，路过北京，曾去拜望大伯。不巧，他在住院。伯母告诉我，中央领导关心大伯身体，让他减少公务，在医院多休养一段时间。看

着我带去的墨子酥等安庆特产，伯母又说，大伯有糖尿病，忌食甜品。聊了一会儿家常，请伯母转致问候，我就告辞了。

这次很顺利，敲开院门，秘书问了几句，把我带进客厅。朴初大伯慈眉善目，待人亲切。他老人家讲家史，叙家风，聊诗词书法，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他说，我们太湖赵家是八贤王赵德芳的后裔。八贤王是赵德芳在京戏上的称谓，其实他是宋太祖的第四个儿子。接着，他聊到先祖赵文楷。少年苦学，高中状元。殿试后，嘉庆皇帝有《御殿传胪作》一诗，尾联是“文楷嘉名期雅正，为霖渴望副求贤”。担任朝廷正使，到琉球国封王时，文楷公廉洁自守，婉谢馈赠，琉球王为其建“清惠祠”，倍加褒扬。对先祖传下的廉洁家风，朴初大伯不光津津乐道，还身体力行。他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等诸多职务，德高望重，出行有相应待遇，如火车专列等。大伯说，他总是婉言谢绝。聊到诗词书法，大伯兴味更浓。此前，自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二日，他到南京、无锡等地公务，会见台湾星云法师，考察小灵山佛像等建设项目，“诗思壮波澜”，写下32首《忆江南》。赋赠星云法师的两首是：“经年别，重到柳依依。烟雨楼台寻古寺，庄严誓愿历僧祇，三代法云垂。金陵会，花雨满秦堤。登岸何须分彼此？好从当下证菩提。精进共相期。”退休后，我

到台湾佛光山旅游，见这幅书法作品放大后镌刻在石壁上，成为一处景观，也留下两岸佛学交流的一段佳话。

朴初大伯说，从小灵山游览下来，未及休息，当地已备下笔墨纸砚，请他题字。他沉吟片刻，提笔挥毫，一口气写下四首《忆江南》。其中，游小灵山一首是：“鼇头渚，景色胜天堂。七十二峰争供奉，小灵山里建禅场。大佛法轮王。”并注：唐宋时有祥符寺，已毁，将重建，并将造大佛像，高八十八米。谈及这段经历，大伯颇有得意之色。确实，大伯学养深厚，虽年事已高，但依然才思敏捷，笔力劲健，我辈真是望尘莫及。谈笑间，勤务员端着汤药进来，药汤冒着热气，盛在圆柱形的玻璃瓶里，瓶子是个用过的包装物。望着大伯清癯的面容，我不由得感叹，俭朴观念融入生活点滴，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啊！大伯有心脏病，我怕累着他，依依不舍地起身告别。

一路赏读，又见一个条幅，书录七绝一首：“漫云老矣不如人，犹是蜂追蝶逐身。文债寻常还不尽，待将赊欠付来生。”后注，写字为文，无论自愿他求，皆债也。落款是一九九六年岁在丙子暮春之初开翁。“文债”二字，引我思绪回到香港回归那年。一次回家探望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朴初大伯的镜头。有感于大伯公事繁多，我去信劝他少操劳，多保重。鉴于大伯第二本韵文集《片石集》已问世二十年，我劝他将后来的

文债事债还不完，殊以为苦。你劝我整理自己诗文稿，久有此意，但尚未能动手，现1997年已将圆满，决心明年开始做这件事。谢谢你的关心。

代我问候你爸爸妈妈，老年人主要是保持心情愉快，处事达观，祝他们二老健康长寿。我虽曾患大病，但在九十岁人中还算是健者。我的养生之法是“不背思想包袱”，也就是像你父母那样“达观”。

此问你们合家好

朴初

97.12.19

在信笺左边空白处，朴初大伯补了一段话，字体稍小：“我的太高祖状元公在琉球时，辞谢例赠不受，琉球国王为立生祠名‘清惠祠’。他所树立廉洁家风，我们子孙应当代代继承下去。你是经济师和会计师，相信你是会注意这一点的。”信中提到的照片，是家在郑州的堂叔、堂姑回乡探亲时，我们三人在振风塔下的合影。

诗词曲俳造诣高深，书法笔墨俊朗神秀，这是一位专家对展览的评价。我是外行，只觉得大伯的书法自成一格，卓然不群。到名山古刹游览，在园林碑亭徜徉，我一眼就能认出大伯的题字。大字如“大雄宝殿”，点画凝重，庄严大气。小字行书则流畅工稳，秀逸朴厚。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大伯的诗词书法也彰显了他的家国情怀，菩萨心肠。“母兮吾土，报

恩无有穷已。”他一生忠心报国，勤勉工作，鞠躬尽瘁，尤其对劫后余生的佛教事业倾注心力，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家乡，他也是一往情深，有“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之句。除了个人捐款，还多渠道筹得1000多万元资金，助益太湖县脱贫事业。他还书写一些警句，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自律，以“诚以待人，花明月朗；敏以处事，雷厉风行”自勉。当然，最撼动人心的还是大伯留下的遗嘱：“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其睿智境界，令人顿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2009年8月我学写诗词，填过一首《临江仙》（怀朴初大伯）：“款款和风祥瑞送，惟祈四海波平。慈言善举慰苍生。挥毫传锦绣，合掌馈康宁。明月清风弗劳觅，临行寄语堪惊。归舟倚杖眺花亭。诗心邀皓月，长照故乡情。”花亭指大伯故乡太湖县的花亭湖。

上海博物馆这次展览以大伯的斋号“无尽意斋”为名，精选家属捐赠的朴老各个时期珍贵手迹以及文献遗物，涵盖诗词曲俳、书法艺术等丰富内容，以展现他爱国敬业、弘法利民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境界。筹展时，主办方不顾疫情困扰，付出极大努力；开展以来，观众络绎不绝前来观览，可见朴初大伯在国人心中的份量。蔼然仁者，活在人心便永生，信哉斯言！

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读《赵朴初文集》有感

都旭超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是中国当代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和西泠印社社长，同时也是一位杰出诗人，尤擅旧体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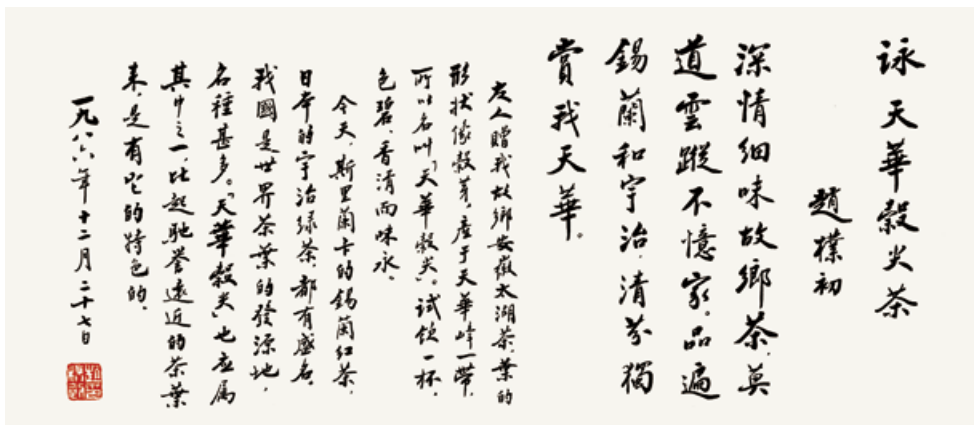
初读赵朴老留下的《赵朴初文集》，我感受到的是一幅生命、事业与学问浑然一体、波澜壮阔的人生长卷，尤其是赵朴老爱国爱教情怀和人淡如菊的境界让我感受颇深。赵朴老一生始终团结、带领广大佛教信众爱国爱教，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曾多次发表文章，号召中国广大佛教徒当保卫和平的战士。他一直以佛教报“四重恩”的思想教诲佛教徒们，要报众生恩、报国土恩，要发大心，办大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贡献力量。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99年7月，当李登辉疯狂鼓吹“两国论”时，已是耄耋高龄且重病在身的赵朴老毅然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李登

辉分裂祖国、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彰显其爱党爱国的博大胸怀，对时事的关怀。他用他的言行，诠释了爱国爱教的真谛。联系自身，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在工作中不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还要以赵朴老为标杆，树立责任意识，做个坚定理想、努力学习、爱岗敬业、心怀人民的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谋福利、报效国家。

当读到“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寥寥三十二字，显现出赵朴老人淡如菊的境界。后经大家研究，赵朴老这八句偈语



天华镇天华尖，为太湖名茶天华谷尖原产地。



所传递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恬然自安的心境。他把对于佛学的领悟理解、对于生活的旷达感受、对于艺术文化的喜爱通达都化在笔墨中，隐隐透出一种佛学智慧。他用他的才思和佛学的造诣，表现出他对时事的关注，用艺术的方式阐释佛学哲理、表达生活态度，体现出虚心学习无止境的精神境界。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时刻以赵朴老人淡如菊的境界为指引，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做一名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践行者。

“深情细味故乡茶，莫道云踪不忆家。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全诗仅28字，不仅写出对故乡茶的“深情细味”，也表达“忆家”的情感，尤其“清芬独赏我天华”，充满了赵朴老对家乡茶文化的自豪与推崇。撤乡并镇时，我镇因赵朴老“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而得名为天华镇。其中，诗句中的故乡茶便产于我镇天华峰一带，所以名叫“天华谷尖”。我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天华谷尖”原产地，下一步，将持续推动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展。统筹协调相关部门政策，实施天华谷尖品牌策略，着重在提升质量、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上下功夫，推动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立足茶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围绕天华镇茶产业链建设，以“政府+协会”共建形式，建立茶产业顾问制度，在茶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重大发展决策、重大茶事活动、镇域公共品牌建设等方面开展咨询服务。三是注重对外宣传。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通过开展名优茶评比大赛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推介活动和参加茶产业博览会等营销形式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推进茶产业发展。例如，今年我镇成功举办首届名优茶评比大赛，参加安徽省第一届茶产业博览会，极大地提升我镇茶产业知名度。四是坚持茶旅有机结合。将茶产业与旅游、文化相结合，借助赵朴初对天华的誉赞的影响力，以及现有的金梦湾、橘子洲等特色旅游资源，以旅游带动茶产业，以茶产业助推茶旅游。（都旭超，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理事、太湖县天华镇党委书记。）

踵武奘师功德多

——赵朴初与大慈恩寺

李 暖

永怀之什

70

赵朴初研究

ZHAO PU CHU YAN JIU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大师携经卷 657 部、佛像 8 尊和大量舍利，回到长安，受到太宗皇帝盛大欢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念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在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创建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太宗皇帝为玄奘大师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

唐永徽三年（652），玄奘大师为

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大慈恩寺的西塔院建造了一座五层砖塔。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古印度摩揭陀国曾有众僧掩埋坠雁并建灵塔的事，雁塔之名或即源于此。和宝鸡的法门寺因塔建寺相反，大雁塔是因寺建塔。

玄奘大师于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亦称唯识宗。由于创始者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常住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此寺遂成中国大乘佛教的圣地。唐显庆



元年（656），唐高宗御书《大慈恩寺碑记》，从此寺名为“大慈恩寺”。大雁塔坐落在大慈恩寺内，故又名慈恩寺塔。

大慈恩寺历尽千余年兴衰。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政府多次拨款予以维修。1961年3月4日，大慈恩寺大雁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恩寺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前来参观的海内外政要、名人及佛教界高僧大德甚多，更是受到了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的特别关注。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朴初遵照周总理指示，积极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两千年的深厚法谊，开展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以民间友好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式邦交。而法显、玄奘、鉴真等这些历史上的佛教高僧，远涉他国学习和传播佛法，不仅受到赵朴初的极大敬仰，更是经常被他找到好题目，来作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大文章。

玄奘大师在赵朴初心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1956年3月，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应邀到了印度新德里，出席菩提迦耶寺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的活动。20日，赵朴初应邀参加了那烂陀大学新屋揭幕典礼。这里，是古代印度佛教学术文化中心，也是玄奘大师曾经留学的地方，他在这里取得真经，返回中国，在大慈恩寺把佛经译成汉文。置身于此，

赵朴初追仰先贤，心情十分激动，有诗为证：

学术雄都那烂陀，只今遗址叹巍峨。

循墙拾级如神在，踵武奘师感愧多。

在揭幕仪式上，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宣布：中国将把玄奘大师顶骨及玄奘大师所译之佛经赠送那烂陀大学。

有日本朋友告诉赵朴初，1963年是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赵朴初想：这就是中日友好的一个好题目呀。在他的发动下，1963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等共同开展了隆重的纪念鉴真大师1200周年活动，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推向一个高潮。而1964年，又是玄奘大师逝世1300周年。赵朴初又发动国内外相关机构，组织开展纪念活动。

1964年3月，在赵朴初的邀请下，日本友人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等来中国访问，参加了首都佛教界在广济寺举行的纪念玄奘大师逝世1300周年法会。赵朴初专门派周叔迦居士陪同他们到了大慈恩寺，参加了在大慈恩寺举行的纪念玄奘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大会，并参礼了在西安兴教寺的玄奘灵骨塔。

1964年6月27日，在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佛教协会等7个单位组成的“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年纪念委员会”主持下于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纪念玄奘逝世1300周年大会。

应邀参加大会的有柬埔寨、锡兰、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长老、喇嘛、比丘、比丘尼和男女居士 30 多人。一些亚洲国家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后，接着由玄奘法师逝世 1300 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讲话，各国来宾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

赵朴初详细地介绍了玄奘法师的伟大业绩，指出玄奘“是历史上我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他称道玄奘的“那种一往直前、决不后退的坚强意志，刻苦钻研、求深求透的治学精神，认真严肃、不弃寸阴的工作态度；对于祖国学术的无限责任感，对于各国友好的真挚热情，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赵朴初在讲话中还提到，希望能在西安大慈恩寺立一座玄奘纪念堂，设计一幅玄奘法师造像，将来制为雕塑，作为永久纪念。

会后，柬埔寨、锡兰、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来自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人士，在赵朴初陪同下，由北京乘火车到达西安，参加在大慈恩寺举行的隆重纪念玄奘大师圆寂 1300 周年法会。

由于多方面原因，国人对佛教理解甚少，对于玄奘法师的认识，只是来自《西游记》中的唐僧。当时的大慈恩寺甚至供奉起孙悟空来。赵朴初很生气，说这不行，希望世人能够知晓一个真正的玄奘大师。在他的关注下，中国佛教协会着手编纂《玄奘大师全集》《玄奘大师年谱》等。

二

“文革”期间，大慈恩寺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文物部门管理，受到一定保护。1985 年，落实宗教政策，交还佛教界管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赵朴初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黄心川在西安组织成立了以大雁塔慈恩寺和玄奘法师为中心、以终南文化资源为基础的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三十多年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又是在赵朴初的关怀和支持下，1992 年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玄奘研究中心，赵朴初到会讲话，黄心川任主任。二十多年来，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铜川玉华宫，成都大慈寺等地，召开过四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发行了论文集和三部《唯识论文集》，为弘扬玄奘精神，发展唯识宗、唯识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赵朴初数次到西安，有空都要去大慈恩寺走走。特别是有一次，他陪全国政协宗教组去大慈恩寺视察，见到一位外宾指着山门外挂的

《西游记》照片说：“他们的宗教就是搞的这一套！”听后极为难过。他想到，玄奘大师在大慈恩寺驻锡多年，业绩辉煌。千百年来，海内外佛子，特别是慈恩宗的信徒，到大慈恩寺观光祭祖、纪念大师的人很多，然而在大慈恩寺内竟没有纪念玄奘法师的殿堂，除大雁塔外，无任何有关玄奘法师的历史陈列。相反，在印度、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省均建有玄奘大师纪念堂。他希望陕西省、西安市佛教协会和大慈恩寺住持宽宗法师能重视这件事，把寺院的玄奘文化工作做起来。

1992年，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宽宗法师决定在大慈恩寺建设玄奘院，并确定了一个初步方案。12月2日，宽宗法师一行来到北京，向赵朴初和中佛协领导汇报了拟在大慈恩寺内兴建玄奘院的设想及其初步方案。赵朴初听完宽宗法师等人的汇报后说：“听了你们的汇报很高兴，大慈恩寺是中国佛教重要的寺院，影响很大，应该很好地整修一下。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和意见，又听了你们的汇报，认为很好。在大慈恩寺建玄奘院很有必要，也有条件，我们是支持的。但建设要搞得朴素、大方、庄严。在建筑风格上，还是仿唐好，越‘唐’越好。”赵朴初还对规划方案中的讲经院说：“这个院不要叫讲经院，叫什么名字再考虑考虑。60年代我去过大慈恩寺，看到你们那儿供奉的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我很生气，说这不行。

到70年代我第二次去时，还是搞的那一套。玄奘法师多年驻锡的寺院，不纪念奘法师，玄奘法师的后人，不懂得玄奘法师的历史，而搞《西游记》那一套，我很痛心。现在你们提出搞玄奘法师讲经堂和玄奘院，把玄奘法师的历史以及他对佛教、对文化的三大贡献展示出来，很好地学习、研究，不再搞《西游记》那一套了。这很好。”

赵朴初还指示说：“玄奘院要收集玄奘法师的历史材料和著作，要很好地研究。北大有一位教授，终生研究玄奘法师，很有成就，我们要尊重学术界，要学习学术界的刻苦研究精神。”

赵朴初最后说：“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兴教寺有个大遍觉堂，日本叫玄奘三藏法师院。我们不要叫玄奘院，太简单了，叫么好，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这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是弘扬玄奘法师功德的伟大工程，也是弘扬佛教文化的伟大工程，一定要搞好，多方面听听意见。我们佛教协会要全力支持你们做好这项工作。”

三

根据赵朴初的指示，为搞好玄奘院的建设，1993年9月2日，由周绍良副会长主持，佛教界的专家学者在广济寺大客厅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参加加会议的有明旻、本焕、妙湛、妙善、真禅、海法等国内知名高僧，还有杜仙洲、罗哲文等专家学者以及中佛协的有关领

导。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各抒己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后把大家意见归纳汇总后报告了赵朴初。赵朴初阅后很高兴，并指示请把讨论意见转告西安市佛教协会，以便开展工作。

西安市佛教协会会长宽宗法师一行来到北京，赵朴初不顾年高身体欠佳，会见了他们。赵朴初说：“修建玄奘院是佛教界重大善举，一定要搞好。玄奘是我国伟大的爱国高僧，他博通三藏，学贯五经，人称三藏大师，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先生尊他为‘中国的脊梁’。玄奘院的建设，不仅是陕西省、西安市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搞好玄奘院的建设，对弘扬民族文化，学习纪念玄奘法师，激励全国乃至海外佛教界后人，有着重大意义。为做好这一重要工作，我们召集佛教界有关专家，专门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对几个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

赵朴初接着说：“关于叫什么名字问题，经我们反复考虑，就叫‘玄奘三藏院’。两个分院，一个叫‘般若堂’，一个叫‘光明堂’。玄奘法师的像要放在室内，不要在露天。像要坐像，不要立像。要做好，要庄严。玄奘法师的像制作出来，看上去要端庄如神，美丽如画，本着这八个字去努力。一定要做出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塑像来。不仅像要做得好，是高水平的，整个玄奘

三藏院的各个部分建设都应该是高水平的。要让海内外信众和游客看后欢喜赞叹！要肃然起敬，唤起敬仰心，这才能更好地弘扬玄奘法师精神和佛教文化，激励后人。”

赵朴初还对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建筑布局以及绿化、安全防火等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最后说：“至于让我担任总顾问一事，我可以担任。对这件事我是尽力支持的，尽力去做的，请大家放心。”赵朴初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热烈掌声，与会者也受到了很大激励。宽宗法师表示：一定按照赵朴老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任务，要以建设好“玄奘三藏院”的实际行动，报答赵朴初的关心和支持。

会议一直开到上午近12时。宽宗法师再向赵朴初提出希望他题写“玄奘三藏院”、“光明堂”和“般若堂”三幅匾额。赵朴初表示同意，并答应尽快写。临别，赵朴初再三叮嘱说：“将来‘玄奘三藏院’、‘光明堂’、‘般若堂’建设好后，每个地方如何装饰、展示什么东西也要很好地研究。要更好地表现法师的思想、精神和业绩，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特别是他孜孜不倦的学精神，坚忍不拔的求法精神，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以推动教内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总之，玄奘大师是世界文化名人，怎么宣传都不会过分！展示的东西档次要高，品位要高。南京灵谷寺有玄奘大师的顶骨，也可以同南京联系请一部分

供奉，我会可帮助做沟通协调工作。让大家明白，搞好‘玄奘三藏院’的修建和展示，这不仅是西安市佛协、陕西佛协的事情，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协会、全国佛教界的事情，要群策群力，把其做好。”

四

在陕西省、西安市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宽宗法师、增勤法师的带领下，得到西安市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支持，遵照赵朴初的指示，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使得名播寰宇一代巨人的“玄奘三藏院”、“光明堂”、“般若堂”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按时竣工，并于2000年11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法会。大会上，还遵照赵朴初指示，把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从南京灵谷寺请来一部分安放在大慈恩寺，以供广大信众瞻仰、参拜。同时还举行了增勤法师升任方丈仪式。

“玄奘三藏院”占地113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总资4100多万元。全院由三个院落组成：西院主殿“光明堂”，主要展现玄奘大师从出生到四十岁的经历，突出求学、取经的动人事迹；东院主殿“般若堂”，主要陈列玄奘大师译经、弘法、

培育人才、直至圆寂的经历；中院主殿“大遍觉堂”，供奉玄奘法师铜像及顶骨舍利。各殿堂分别陈列有雕塑、书画、图片、文献资料，展示玄奘大师一生功德及其崇高理想和道德风尚。其中唐代佛像三尊，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印度文化部赠那烂陀寺照片，是一次展出；《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为最新出版有关玄奘著作的大型丛书。

此外，大慈恩寺南门前还新建占地20多亩的以玄奘为主题的雁塔广场，中央树立起一尊高大的玄奘取经铜像。广场内外花团锦簇，华灯成行，马路宽阔，设施齐备。南北广场隔寺遥相呼应，已成为古城西安代表性的文化名片。还举行了多次以玄奘大师为主题的文化研究活动，把赵朴初的遗愿慢慢变成了现实。



一生至友 两世婚姻

——赵文楷与李声浩交往考述

石德润

对宏开太湖望天礼善堂赵氏一脉四代直系翰林的嘉庆元年恩科状元、赵朴初先生六世祖赵文楷生平事迹、诗文书法的介绍、研究文章，可谓不少；然而对其平生交往则研究者不多。作为一个历经过生活磨难尤其是科举、仕途坎坷者，赵文楷一生十分注重个人修为与朋友交往。据笔者的了解，赵文楷一生的交往甚广，得到的帮助亦多，而在其中

元之前众多的交往者中，有三位极为突出、重要，即其外家表兄举人潘大济、同科探花黄梅人帅承瀛、儿女亲家李声浩。赵文楷与前二者的交往，在其《石柏山房诗存》中均有酬唱诗作，后人亦有所论述，唯有他与李声浩的交往则不见于《石柏山房诗存》，后人提及者亦少。笔者通过查阅太湖赵、李两姓宗谱及道光、同治、民国《太湖县志》等史料所载，



李声浩旧居地——今花亭湖中塔镇所在地。

特撰文略述之。

李声浩（1754—1825），字至双，号养吾，系太湖李氏第六世祖廷芳公六子向薰支下家瑞公之三子，“声”字辈，为李氏第十四世。他出身于耕读仕宦之家。其曾祖父应培公于雍正二年倡捐赈饥，又于城北龙山建亭施茶，以“笃行”入省、邑志《人物志》。其祖父士杰公系监生，考授县丞，承父志，曾捐田十二亩为县书院膏火之资，省、邑志有载。其伯父家珠公由县学附贡考取，选授山东圣庙奎文阁典籍。其父家瑞公系县学附贡，凡县中葺学宫、建考棚书院事，皆偕兄家珠倡议捐输，经营其务。乡里有困乏，则加以赈济。年成歉收，即泛舟它地购粮以赈。严冬大雪天气，每每携衣担粮周巡县城内外，闻有啼号之声则入问饥寒，周济抚慰。与兄同载邑志《义行志》。其长兄声清公，以县学廪生举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岁贡，选授江苏溧水县训导，入省、邑志《文苑志》。其次兄声溢公以县学廪生举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拔贡，候选直隶州州判，入省、邑志《孝友志》。而其本人年长即入县学，后以附生身份援例捐纳成为附贡生，嘉庆元年制科选举为“孝廉方正”，获候选州同衔，从六品。因家庭缘故，李声浩平素敦品积学，广结广交，能诗能文。曾同省城安庆士人刻印《兰言集》，人们争相购阅，传诵一时；又著有《疆恕斋文稿》刊行于世，《养

吾诗抄》诸集惜未印行。他个人传记入旧县志《人物志·文苑》，有诗文载《艺文志》，功名则载《选举志》中。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四修太湖《李氏廷芳公支谱》载：李声浩“敕授儒林郎，赠中宪大夫，赠奉政大夫。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三月十七日卯时，卒于道光五年乙酉八月初五日戌时……祔葬许妣墓左，同向，有碑。配余氏，太学、候选州同全公次女，敕封安人，赠太恭人。生于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时，祔葬许妣墓右，同向，有碑。生子三：长乐、长枢、长楣，生女一：适太学候选州同蒋公大桥四子、太学候选布政司理问劝。侧室陈氏，江苏娄江候选府经历秀钟公长女，赠太宜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乙酉九月二十三日巳时，卒于道光九年己丑正月初二日寅时，葬太平冲葫芦石范家湾，形名金钟架，癸山丁向。生子三：长棗、长林、长本，生女二：长适嘉庆丙辰状元原任山西雁平兵备道署按察使赵公文楷次子、郡学廪膳、诰封奉直大夫峻，次适岁贡候选训导韦公宗述三子、国学光照”。据其谱载：李声浩母许氏墓在太湖北乡“太平冲葫芦石水口内凤形，寅山申向”，其父家瑞公墓位于其祖考士杰公、妣孙氏合葬墓“太平冲葫芦石内碗棹形名燕子抱梁”之侧，其长兄李声清与周氏、唐氏葬北乡棠梨坪，次兄李声溢与刘氏、

雷氏葬太平冲蛇形。由此推断，李声浩大致是今牛镇镇一带人氏。

李氏有祖墓在那时的太湖北中一带，如李声浩曾祖考应培公、妣王氏即合葬在“玉珠畈青龙庵进口山右”，李氏与北中赵家亦有多门姻亲关系，因而年长6岁的李声浩与赵文楷（1760—1808）很可能本是通家之好，进而发展成为学友至交。

乾隆五十三年即已考中江南乡试亚元、参加过三次会试而都未考中的赵文楷，为参加乾隆六十年与嘉庆元年（1796）恩科会试再次赴京。李声浩对18岁即丧父、19岁又丧祖父、家庭十分贫困的赵文楷，不仅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还特作了一首《乙卯春初送赵介山北上》（载旧县志）：

天水先生驾锦鞯，伟哉才器选青钱。
鹿鸣早讶无双士，牖唱应居第一仙。
玉笋班联蓉镜里，金泥帖报杏花天。
阮瞻潘岳称中表，可约长安共着鞭。

虽然乾隆禅位乙卯恩科赵文楷依然落榜，但在次年由纪晓岚任正考官的嘉庆登基丙辰恩科会试上，则考中了第58名贡士，在殿试中，竟被新皇帝嘉庆钦点了头名状元，并《御制赐赵文楷》诗一首（载民国县志）：

丙辰吁俊典依前，教养菁莪六十年。
寿宇作人昭化洽，金阶选士听牖传。
榜悬龙虎形埤直，云护旌旗紫轭连。
文楷嘉名期雅正，为霖渴望副求贤。

有意思的是，这年李声浩亦有幸被推举为“孝廉方正”，与状元公差可“长安共着鞭”了。“孝廉方正”是清代雍正元年（1723）特设的科举科目，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各府、州、县、卫即荐举一次，经礼部于太和殿试以时务策、笺、奏各一或在保和殿举行考试，取中者给六品顶戴，可分别任用为知县、州同、州判、佐杂等官及教职。乾隆至宣统7位新皇帝即位，太湖共举得孝廉方正11名，嘉庆元年仅李声浩1人。更有非同一般的是，当年由两广总督位上遭和珅向太上皇进谗言而被撤调安徽巡抚的朱珪（1731—1807，嘉庆帝师，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亲书“居贤善俗”匾额，赠送给新推举的孝廉方正李声浩。

李声浩在其《重修古金井新建溪汇亭碑记》里写道，“嘉庆丙寅，余侨居近地”，即嘉庆十一年（1806），他侨居到了下罗溪金井寺之西——潘家圩白果树下。他侨居此地，不仅因为塔镇那时是太湖进山交通要道，街市繁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第七世祖考向薰公、妣侯氏，第八世祖考献箴公、妣章氏，第十世祖考曜公、妣张氏均葬于塔镇附近的留仙岭白石凹形名木星地，其第九世祖妣章氏则就葬在金井塔冲内凤形，这里或有其族产与族人。52岁的李声浩侨居该地之后，首先发起重修了古金井，并新建了金井上的溪汇亭，所撰《重修古金井新建溪汇亭碑记》一文，在道光、

同治、民国《太湖县志·艺文志》中都有收录。

李声浩并没做官，侨居塔镇后，一方面经营家务，教子课孙；一方面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近的名胜如留仙岭、佛图寺、西风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今西风洞顶凤凰峰上的摩崖石刻中，仍能清晰地看到他步明末清初太湖名士路可恒《西风洞刻石》韵所作的一首七律——《次路居贞先生原韵》：

锡杖峰前路纡回，登临几度觉心开。

两江襟带迢迢见，三楚风光隐隐来。

壁上泉飞抛暑雪，松间涛涌响晴雷。

闲看洞口留题韵，为剥苔封不用猜。

李声浩晚年著成《疆恕斋文稿》一书，由后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汪廷珍（号瑟庵，1757—1827）作序付梓。道光五年，71岁的李声浩去世，被安葬在其家族墓地太平冲。

赵文楷与李声浩结为儿女亲家，首先是赵文楷嫡妻张氏所生之女嫁给了李声浩长子李长乐。据太湖《赵氏宗谱》卷一之五载：“十三世文楷……妣张氏，邑庠生讳鹏翼女，诰封恭人。生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初一日寅时，卒于道光元年辛巳七月初二日戌时，附公葬。生子一：孟然，女一：适州同职衔李讳长乐。”李长乐（1783—1850），系李声浩长子，字伯益，号心源，太学生，候选州同衔，以子李振序（1805—1853，监生，官至西宁府循化厅同知、兰州府金县知县，从五品衔）诰封奉直大夫。李氏谱载其“例授儒林郎，敕

封文林郎，诰赠中议大夫。生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时，卒于咸丰六年丙辰十二月十四日寅时。配赵氏，嘉庆丙辰状元原任山西雁平兵备道署按察使文楷公女，例封安人，敕封太孺人，诰赠太淑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三月初十日戌时，卒于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初四日子时。公妣俱卒于甘肃省垣官次，旅榱未归。生子五：振序，振钦，振纶，振锴出嗣长枢公，振钰出嗣长楣公；生女二：长适宿邑前任浙江桐庐县知县徐公正煌长子、国学大承，次适宿邑候选布政司经历石公广誉次子、国学、议叙八品职衔、钦赐国子监典籍绳筠”。

其次是李声浩侧室陈氏所生长女后来又嫁给了赵文楷侧室王氏所生长子赵峻（1806—1869），前文所引李氏谱中有载。而赵氏谱中同样有载：“峻，文楷公三子，字粒民，号晋生，岁贡生，候选训导，道光戊子辛卯甲午丙午科江南房荐，敕授修职郎，敕封奉政大夫，诰赠朝议大夫。生于嘉庆十一年丙寅三月初二日子时，卒于同治八年己巳五月初十日寅时，厝寺前河汤家垅，未山丑向。入省志、县志《孝友》传，载公极孝，至爱弟侄，力助仕途，倡捐重建县学宫助教，文风为之一振。著有《春鸟秋虫吟草》行世。妣李氏，孝廉方正讳声浩女，敕封孺人，敕封宜人，诰封太恭人。生于嘉庆十一年丙寅四月初一日酉时，卒于光绪十九年，葬与夫同圻……”

赵李两家第二代婚姻是李声浩第六

子长本（1820—1902，字根毓，号桃村，邑文庠，廕封奉政大夫）与周氏所生四子振禧娶了赵峻的女儿。李氏谱载：“振禧，长本公四子，字鸿文，号小村，由俊秀报捐典史，分发湖南候补，现署理慈利县九谿卫城巡检，例授登仕郎，同治四年乙丑九月十一日亥时生。娶赵氏，郡廩膳生、诰封奉直大夫、晋赠资政大夫峻公五女，例封孺人，同治五年丙寅九月二十日寅时生。生子一：世香，殇；生女三：长适监生张斌长子子扬，次适殷显道长子济川，三未字。”赵氏谱同样有载：“峻……妣李氏……生子六：继奎，殇；继霖；复泰；环庆；继侄；继髯，殇。女六：……五适同邑庠生李公长本四子振禧……”

虽笔者拘于研究所限，但可肯定地说，在赵文楷终其一生诸多交往中，能“至交”到两代三次成功婚姻的，唯李声浩一人。因赵文楷两妻所生唯有二女四子，而王氏所生之女惠贞，“许字黄梅县浙江巡抚帅讳承瀛次子，在室卒，葬寺前河屋左”；张氏所生嫡长子孟然所娶的马氏是马当朝之女，继娶的为蒋氏、韦氏，而韦氏是顺天宛平人、东流知县韦藻女；王氏所生长子赵畊，幼殇，未娶；赵峻侧室为张氏，继娶为袁氏；遗腹子、第二代翰林赵昀娶的是监生韦郑良次女，侧室马氏本系韦氏的丫环。（石德润，系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理事。）

观赵朴初 诗词碑林

刘 晓

春水一湖碧，青碑出砚风。
山高齐石径，德重达神通。
叩问诗间意，仰观天上鸿。
流名多集锦，品味永无终。

春日赋赵朴初 诗词碑林

蔡万霖

四问亭前举步迟，
诸君且莫笑吾痴。
开翁九十勤思进，
我辈何堪负盛时！